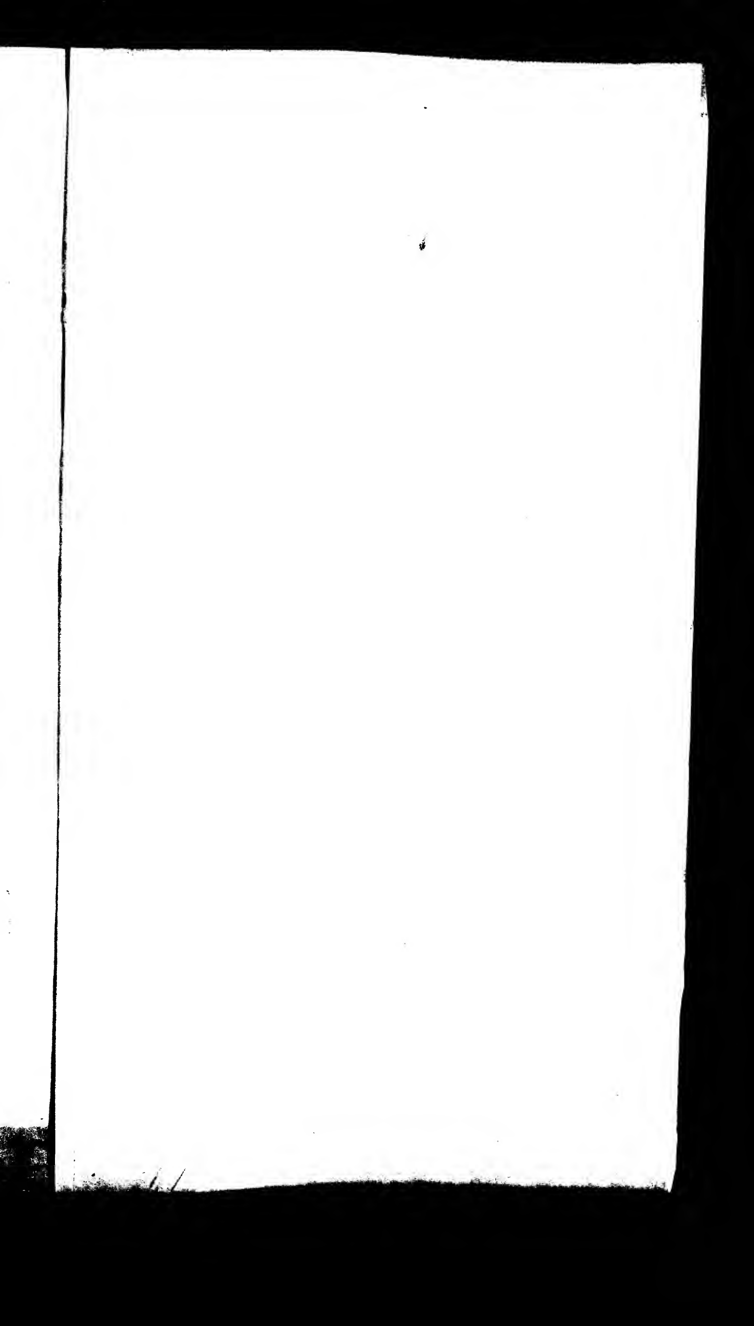
說帖

道光十三年分



雲南司 道光十三年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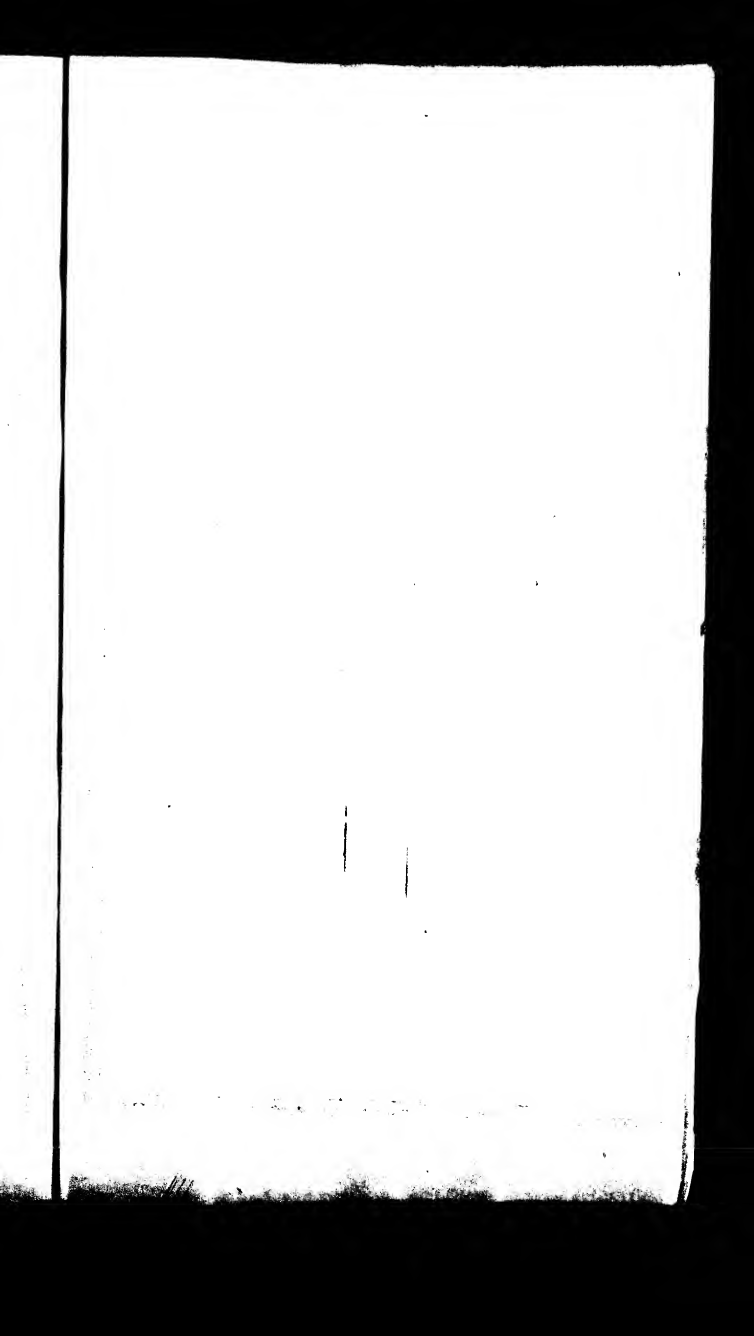
查例載誘拐婦人子女被誘之人若不知情為首絞監候為從杖一百流三千里其和誘知情為首者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為從減等滿徒婦女有犯罪坐夫男不知情及無夫男者仍坐本婦照例收贖又律載媒合容止通姦者各減犯人罪一等又例載藉充人牙將領賣婦人逼勒賣姦圖利者枷號三個月杖一百發雲貴兩廣烟瘴少輕地方又律載婦女犯徒流者決杖一百餘罪收贖又例載婦人有犯姦盜不

孝者依律決罰其餘該決杖者俱准收贖各等語是
婦人有犯誘姦誘拐問擬軍流徒杖之案按例原准
收贖惟京城誘姦誘拐等案婦女為首者居多從前
多有因其犯該軍流即予實發駐防為奴者係屬從
嚴懲創嗣於道光二年 臣部奏請酌改婦女實發駐
防條例內稱婦女所犯未涉姦私竟令實發為奴則
单身就道既與解役為儕服役主家或竟加陵辱致
名節不克保全其情不無可憫奏請將例內實發駐
防各條如毆差閙堂翻控誣告之類審非因姦起釁

者免其實發等因纂入例冊在案是以近年辦理婦
女誘姦誘拐之案因其所犯究非姦私均令照例收
贖不復實發駐防茲據該御史奏稱近年京城拐賣
之案重見疊出此等私媒為貪身價輒敢誘人改節
離人骨肉且彼涉訟既慣深明避就或誘賣無踪狡
不承認或串通犯婦歸罪本夫已身所坐至重不過
杖徒收贖是以同謀亦有男人主首多推婦女前案
甫結後案復生怙惡不悛肆無忌憚奏請究明情節
重則援照成案實發駐防為奴輕則杖徒俱不准贖

等因係為整頓風俗嚴懲奸媒起見臣等伏思婦女犯罪例准收贖者原屬保全名節之意而既置名節於不顧即無復保全之可言故例內犯姦婦女輕則決杖重則實發駐防均不在收贖之列至婦女有犯誘姦誘拐雖與身犯邪淫者不同然人必自忘其廉恥而後謂他人之廉恥不足惜况此等積慣奸媒以鬼蜮之心行蠱惑之術或輾轉媒説致令失身或久養在家局姦漁利久矣蕩然無復廉恥之萌其事雖與犯姦有殊其情實與犯姦無異若仍照例收贖誠

如該御史所奏前案甫結後案復生未免肆無忌憚
自應仿照從前成案另立治罪專條以昭懲創臣等
公同酌議應請嗣後京城奸媒有犯誘姦誘拐罪坐
本婦之案如犯該軍流俱實發各省駐防為奴其罪
止徒杖者准其收贖徒罪所得杖罪即照婦女犯姦
之例一體的決不准收贖如此嚴定章程庶奸媒知
所儆畏而誘拐之風或可稍斂矣如蒙
俞允
臣部通行在京問刑衙門一體遵照並於下届修例
時纂入例冊永遠遵行



該督奏稱夷人啞吔㖷攜帶自來火鐵鎗登岸捕雀因見胞兄噧唎咉嗱被民人蘇上品戳傷跌倒一時情急趕往攙扶不期行走匆忙被石絆跌震動鐵鎗火機砂子發開適民人黃亞仰由路旁經過開避不及被砂子致傷身死查該夷人啞吔㖷情急扶兄並未與人爭鬧亦無害人之心初不料及已之失跌更不料及黃亞仰之經過係屬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核與足有失跌累及同伴初無害人之意而偶致

啞吔㖷

殺人之律註相符啞吔畤應照過失殺人准鬥殺罪
律擬絞依律收贖追出贖銀十二兩四錢二分給付
死者之家以為營塟仍發回該國嚴行管束等語臣
等查火器殺人例禁綦嚴如訊係有心施放以致誤
斃旁人應照故殺人而誤殺旁人律擬斬即訊非有
心施放而但係釁起爭鬥以致震動火機誤斃旁人
亦應照鬥毆而誤殺旁人律擬絞司讞者自當研究
明確分別定斷不得輕聽兇犯狡飾之供致滋寬縱
今夷人啞吔畤鎗傷黃亞仰身死據該督訊明啞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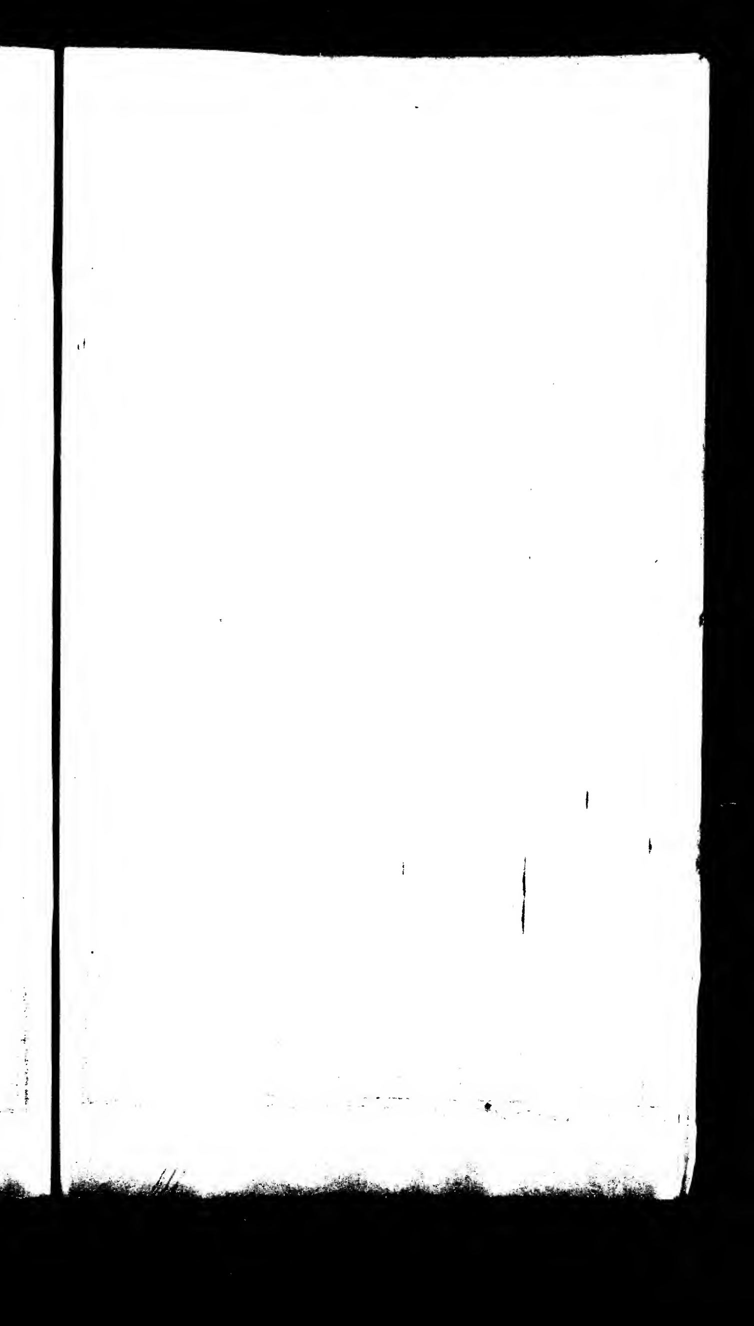
晡時因攜鎗登岸捕雀見伊胞兄噧唎咉嗱被蘇上品戳傷跌倒趕往攙扶被石絆跌震動火機所致臣等詳核案情啞吔晡時雖與伊兄噧唎咉嗱先後上岸惟噧唎咉嗱受傷跌倒該犯既經望見是其相距原不甚遠何以噧唎咉嗱與蘇上品爭鬧之時該犯絕不帮護直至伊兄受傷跌倒始行趕往攙扶已出情理之外況該犯一見伊兄跌倒即行趕往斯時蘇上品決難遠颺在該犯斷無任令毆傷伊兄之兇犯從容走開絕不追捕之理所稱趕往之時僅圖攙扶伊兄

殊難憑信且該犯銃傷黃亞仰後並無捕挐之人如
果意圖攙扶伊兄儘可從容將伊兄護送回船乃棄
之不顧倉皇走避其為事起爭鬥並無攙扶伊兄之
心尤屬顯而易見該督於此等緊要關鍵俱未詳晰
聲明輒將啞吔嘇依過失殺人例收贖殊未允協案
關夷人在內地滋事釀命罪名出入甚鉅臣部未便
率覆應令該督提集人証遴委賢員查導指駁情節
逐加研鞫務得確情按律妥擬具奏到日再行核辦
該督既稱郭名秋在場爭鬧殊屬不合應照不應重

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見証江懷芳救阻不及應毋庸議兇器柴棍據供丟棄無憑查起自來火鐵鎗係該夷自己製造飭縣銷燬屍棺飭縣傳屬領埋無干概行省釋逸犯郭全秀飭緝獲日另結等語均應如該督所奏完結仍飭緝逸犯郭全秀務獲審明照例究辦

此件奏

王大人諭仍交司照覆



江蘇司

查臣部向來辦理一切稿件俱係由各司司員詳細酌定公同閱畫按照臣部原定呈堂日期彙交堂吏輪流送閱分別書題書行約七日而畢其有限期緊廹如速議速題核議等項及現審事件人犯立候發落未便久羈或外省題咨稿件內有經該司員核其情罪未確律例未符必須與臣等面議准駁者始由各司司員親自呈堂閱畫推原其故蓋因臣部案牘繁多若概令各司員上堂手畫誠恐日不暇給於應

辦事件反多曠廢勢不能不分別辦理至立決及服
制夾簽稿件從前原係歸入堂稿送畫迨嘉慶十一
年年因立決及服制夾簽之案具題限期較尋常案件
稍為緊迫按期彙送恐致遲延是以無論准駁一概
改由各司司員親自呈堂送畫嗣於道光五年又經
原任大學士管理刑部事務臣蔣　　等公同酌議
立決及服制夾簽案件科抄到部之後定限七十日
內具題較之監候罪名限八十日內具題者僅少十
日限期尚不甚促而立決及夾簽罪名關係重大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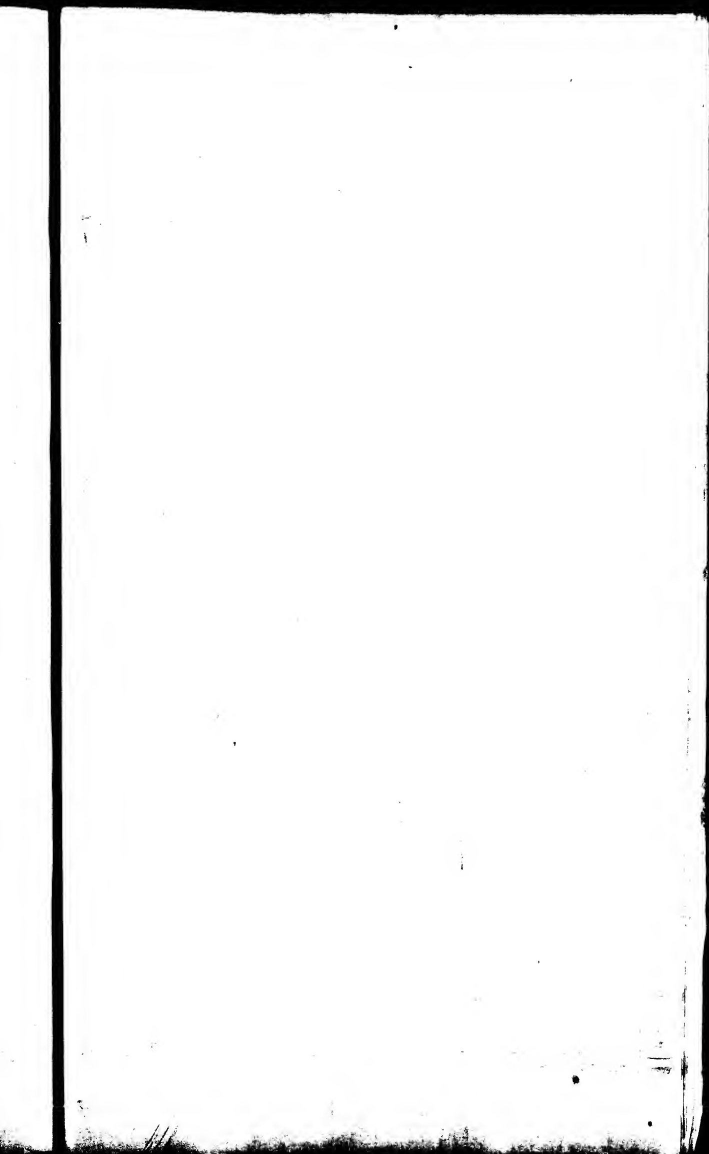
引斷是否允協情節有無支離必須從容查閱若令
各司員親自守候閱畫轉恐倉猝之間易滋錯誤是
以飭將立決及夾簽稿件內除由該司員議駁議改
必須與臣等面商者仍不拘日期件數由各司員親
自呈堂外其餘遵照舊章與題咨各件一併由該司
員彙總送交堂吏按期呈堂由 臣等詳細閱定逐件
書題其有情罪界在疑似該司未經議駁者即由臣
等飭交律例館司員覆加確核分別准駁繕稿呈堂
閱定再行標畫迄今遵循辦理茲據該御史奏稱立

決之案生死介於呼吸乃僅假手于書吏呈畫致司官不得與堂官面商縱使情罪無頗揆諸古人式敬之心殊未允協請將外省立決題稿及服制夾簽之案仍照舊章令司員上堂手畫等因查臣部核覆各省稿件其間情罪是否允當全在閱畫之時逐件悉心確核期無枉縱原不在司員之上堂手畫與否也且手畫之稿每迫於司員之守候間有未能詳細推求者是以從前辦理立決及服制夾簽之案議駁議改者常少自道光五年改歸堂稿以後議駁議改之

件較前漸多自無庸另議更張若謂一歸堂稿則僅
假手於書吏該司官不得與堂官面商不知臣部從
前將立決及服制夾簽案件改歸堂稿者係專指承
辦司員已經議覆者而言若係未經議覆之件一經
該司員核其情罪未確律例未符原許具稿親自呈
堂面議准駁並非概入堂稿絕不令司員與堂官面
商也況堂期稿件皆係司員所手定在書吏不過供
奔走之勞迨臣等閱畫之後又須移送都察院大理
寺會同核議然後逐案繕本具題仰候

聖明裁奪得
旨遵行又何至假手書吏致乖古人式敬之心總之外省
題咨到部無論罪名重輕均關緊要即斬絞監候罪
名雖尚須入於秋審核辦然不過據已定之爰書分
別實緩而情節之虛實與罪名之出入胥決於結案
之初故臣部向來核覆各省問擬斬絞監候罪名案
件其中議駁議改者不一而足若如該御史所奏僅
將立決案件仍歸手畫以重其事則是監候以下罪
名皆可掉以輕心尤非慎重刑章之道該御史所奏

應毋庸議所有臣等查明覆奏原由云云



河南司

查例載指稱買求中式誆騙生員人等財物如誆騙已成財已入手無論贓数多寡枷號三個月發烟瘴地面充軍又例載奸匪夥衆丢包誆取財物照白晝搶奪人財物律治罪贓至一百二十兩以上擬絞監候各等語此案馬進寶即馬明崑與丁殿明夥開客店因岳景輝言及武生譚錫明在省鄉試家道殷實馬進寶起意誆騙買求中式乘機掉窃銀兩分用岳景輝等允從馬進寶即令岳景輝李志至譚錫明寓

河南司

馬進寶

所用言誆誘譚錫明始未聽信次日譚錫明在外射箭岳景輝李志先往看視馬進寶假充滿營管事之人由譚錫明射箭處經過李志即與招呼譚錫明旋向詢問岳景輝告知即係滿營管事人可向營幹中式譚錫明信以為實馬進寶令譚錫明謝銀六百兩許中第四名武舉言明先看銀色中後再行取銀譚錫明應允馬進寶隨囑董四買就錫斤鎔成大小錠件用紙分封預備掉換嗣譚錫明用錢褡裝銀與岳景輝李志給與馬進寶拆看共元寶十一個碎銀四

十兩馬進寶看畢依舊封固並加花押存放桌上即邀譚錫明共飲譚錫明飲入醉鄉馬進寶潛將假銀掉換譚錫明未及檢查攜回馬進寶等俵分譚錫明查出具控當經緝獲丁殿明等審照指稱買求中式誆騙已成不分首從例擬軍沓結茲據續獲馬進寶經該撫審依奸匪夥衆丟包誆取財物照白晝搶奪人財物律治罪贓至一百二十兩以上擬絞監候等因具題臣等查奸匪丟包誆取財物之例係乾隆二十三年臣部議准原任江蘇按察使條奏纂定檢查

河南司

馬進寶

原奏內稱賊匪中有丢包一項瞯知孤单行客朋比為奸丢包哄誘假以搜檢為名乘机攫取財物其跡與搶奪無異等語是奸匪丢包照搶奪治罪之例係專指假稱搜檢乘机攫取跡近搶奪者而言至指稱營幹乘間掉換銀兩自有誆騙已成之例可援兩例各不相侔引斷豈容牽混今馬進寶因向譚錫明指稱中式舉乘机掉換銀兩在譚錫明意圖中式以致誤墮其術本有應得之咎固與孤单行客不同而馬進寶設計誆騙乘其醉後潛行掉換亦與丢包後公

然搜檢者迥別自應即照指稱買求中式誆騙已成擬軍加枷之例定斷該撫將馬進寶依奸匪丟包照搶奪逾貫例擬以絞候實屬誤會例意罪關生死出入 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行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至該撫前次拏獲丁殿明等審擬咨部時即係依指稱買求中式誆騙已成不分首從例擬軍其原咨內雖經聲明王岳等丟包誆取財物為從罪止杖流係屬輕罪不議一語惟核與丁殿明等罪名並無出入是以 臣部據咨議覆合併聲明

河南司　　馬進寶

交司照駁

福建司

刑部謹

奏為酌改逆案緣坐犯屬條例請

旨遵行事查例載反逆案內律應緣坐男犯十六歲以上者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其緣坐婦女及男年十歲以下者交值年旂酌給有力之滿洲蒙古漢軍大臣文職三品以上武職二品以上官員為奴如在十一歲以上十五歲以下者牢固監禁俟成丁時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等語溯查逆案緣坐男犯年在

十六歲以上者律應不論篤廢疾皆斬嗣於嘉慶二
年欽奉
諭旨改發黑龍江為奴又於嘉慶十七年調劑黑龍江遣犯
案內改發新疆為奴復於道光六年調劑新疆遣犯
案內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至男犯年在十五歲
以下者律係與緣坐婦女俱給付功臣之家為奴嗣
於乾隆五十六年奉
旨閹割派在外圍當差續於嘉慶四年調劑緣坐犯屬案內
因究係逆匪餘孽未便留派外圍當差將男年十歲

以下與緣坐婦女俱改為交值年旗給官員為奴年
十一歲以上十五歲以下者俱改為監禁俟成丁時
發往伊犁烏魯木齊等處安插後於道光六年調劑
新疆遣犯案內復將發往伊犁等處安插之犯改為
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各在案臣等伏思同一緣坐之
犯律于年已成丁者概擬駢首罪名本較年已成丁
者為重今例內緣坐男犯十歲以下者仍依律為奴
而十六歲以上與十五歲以下者僅擬軍戍是罪名
轉較十歲以下者為輕似不足以昭平允況此等人

犯情罪重大與其留於內地致滋事端不如屏之遠方預絕萌櫱且從前原因逆回滋事是以由外遣改歸內地現在回疆業經戡定道路肅清自應仍照舊章辦理至緣坐男犯年在十歲以下者按例固應與緣坐婦女交值年旗給官員為奴惟近來辦理各案有因逆匪家屬未便容留京師酌發各省駐防給兵丁為奴者亦間有奏明監禁俟年屆十一歲時送交內務府閹割者總緣人數眾多勢難照例概行交旂以致辦理未能畫一伏思閹割舊例業於嘉慶四年

調劑緣坐犯屬案內奏准停止且緣坐男犯年在十六歲以上者罪止遣戍未便將年未成丁之犯獨予閹割致與律意未符自應一併逐之域外以淨根株再此等緣坐男犯均係逆匪餘孽若到配之後任其婚娶未免孽種蔓延溯查道光十年臣部議覆原任伊犁將軍玉 條奏請將逆回案內緣坐男犯不准婚娶自應仿照辦理臣等公同酌議應請嗣後反逆案內律應緣坐男犯無論已未成丁均發往新疆等處給官兵為奴其緣坐婦女仍酌發各省駐防給官

員兵丁為奴如有幼孩乳哺需人不能单身赴配者
即令伊母攜赴配所俟年届成丁時改發新疆等處
給官兵為奴以上緣坐男犯到配之後俱不准婚娶
以免孳生如蒙
俞允臣部通行各直省一體遵照辦理仍俟下届修例時
將例文修改明晰永遠遵行所有臣等酌議緣由謹
恭摺具
奏

奉天司

查例載凡有事以財行求及說事過錢者皆計所與之贓與受財人同科仍分有祿無祿有祿人概不減等無祿人各減一等其行求說事過錢之人如有首從者為首照例科斷為從有祿人聽減一等無祿人聽減二等等語此案前據該府尹以趙文魁賄囑刑仵隱匿傷痕係屬枉法計其所與之贓已在八十兩以上將趙文魁照以財行求計所與之贓與受財人同科無祿人減一等於無祿人枉法贓八十兩流罪

奉天司

趙文魁

上減一等擬以滿徒並將説事過錢為從之李運通
於趙文魁滿徒上減一等擬徒二年半等因本部以
例内明言與受同科是以財行求無禄人應照受財
之無禄人一體計贓科罪該府尹將趙文魁於無禄
人枉法贓八十兩流罪上再減一等擬以滿徒又將
説事過錢為從之李運通再減一等擬徒二年半係
屬錯誤駁令查例改擬去後兹據咨稱例内僅言計
所與之贓與受同科應否統計其所與各犯之贓擬
以杖流抑或計所與蕭幅最多之贓擬以滿徒等因

咨部核示本部查官吏受財律應各計其入己之脏

坐罪則以財行求不得通算其所與之贓全科即可

隅反況例内明言以財行求與受財人同科若將所

與各犯之贓併計論罪是行求之人較之受財之人

罪名反重即與例内同科之意不符故遇有似此案

件俱係將行賄之犯與案内受贓最多之犯一體科

斷歷久遵循辦理今趙文魁因伊子毆斃人命起意

賄囑刑件隱匿傷痕計所用之財雖在八十兩以上

惟現據該府尹 詳細聲明該犯所用之財並非一人

奉天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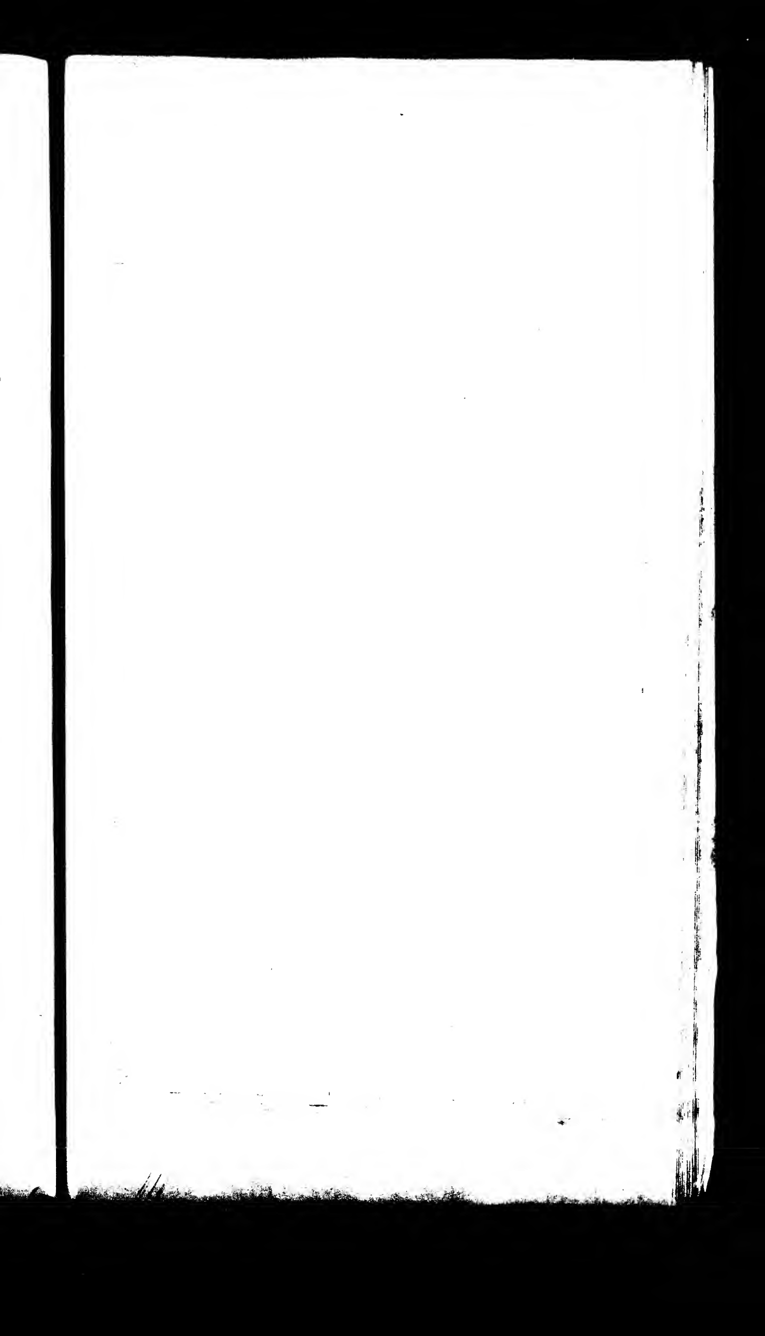
趙文魁

收受自未便籠統併計查案内刑書蕭幅得受制錢五十八千零係在五十五兩以上按枉法贓五十五兩杖一百流三千里無禄人減一等律應杖一百徒三年其仵作張添開得受制錢二十四千零係在二十兩以上按枉法贓二十兩杖六十徒一年無禄人減一等律罪止杖一百應從重定擬趙文魁除無禄人枉法贓二十兩罪止擬杖輕罪不議外應依以財行求與受財人同科無禄人減一等例於枉法贓五十五兩流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仍照該府尹

原奏將該犯在犯事地方枷號兩個月俟枷號滿日再行定地充徒折責安置其聽從說事過錢之李運通仍於趙文魁滿徒上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到配折責安置相應咨覆該府尹可也

奉天司

趙文魁



四川司

查向例遣軍流犯於州縣審明定擬之後均應由府解司審轉詳報督撫咨部完結嗣於道光七年經前護理山東巡撫布政使賀長齡因東省竊盜繁多奏請將該省審辦竊盜案件計贓計次計人數治罪各犯概免解省等因具奏奉

旨允准在案茲據四川總督鄂奏稱川民遊惰者多始而呼朋引類繼即結夥為匪或暮夜肆竊或逢場䌓竊一經獲案無不任意狡展迨至招解到司到道

通行

該匪等又復狡翻或發回質訊或提人証委審不特事主人等跋涉守候滋累無窮且川省幅隕遼濶由司道審轉之各廳州縣長途僉差往返賠累因而犯雖供認查無事主贓據之案不敢列入具詳者勢所必有既失嚴懲之道轉開倖免之端請將積匪猾賊解審章程酌量變通等因係為因時制宜整頓地方起見自應如所奏辦理惟查各省情形雖有不同而辦理章程宜歸畫一近來積匪猾賊為害閭閻之案日漸繁多不獨四川一省為然若必拘泥成例責令

招解不特往復查傳拖累不少抑且長途遞踈脫堪虞甚至有州縣慮恐解費賠累相率而諱匿不辦者於戢盜安民之道殊無裨益伏思積匪猾賊擬軍一項原係計次定罪一經供認確鑿則罪狀顯然毫無疑義與別項軍流人犯情僞百出必須再三推求方可定讞者不同況由州縣審明定擬之後復經申解該管各府州核轉具詳自可無虞枉縱即使解司覆審亦不過照供勘報是覆審僅屬具文招解反滋紛擾似不妨將各省辦理舊章一併酌量變通以歸簡

四川司 通行

易臣等公同酌議應請嗣後各省審辦積匪猾賊擬
軍之案除係直隸州所屬向例由道審轉者仍由該
管各道審轉毋庸解司及各道所割直隸州離道較
遠仍照舊章逕行解司外其餘各廳州縣概將人犯
解該管府廳州審轉具詳由司覆核專案請咨毋庸
轉解司道勘轉倘犯供翻異即由該管府廳州就近
查提質訊或發回另審若内有關係拒捕干礙參處
之案仍照舊分別解司解道以昭詳慎倘承辦之員
有故勘及捏飾情弊以致案犯申訴寃抑仍令各督

撫嚴行究參提省審辦如此酌量變通庶地方官遇
有積匪猾賊之案得以隨時懲創不虞掣肘而盜風
或可漸息矣如蒙
俞允
臣部通行各直省遵照畫一辦理再此摺於　月
日抄出到部係刑部主稿合併聲明所有臣等會同
議奏緣由謹恭摺具
奏請
旨

四川司

通行

直隸司

查例載白晝搶奪傷人傷非金刃傷輕平復之首犯改發極邊烟瘴充軍為從杖一百徒三年又搶奪聚至十人以上及雖不滿十人但經執持器械倚強肆掠果有兇暴衆著情事均照糧船水手之例分別首從定擬又搶奪初犯五次以上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又川省匪徒並河南安徽湖北等三省交界地方及山東之兖州沂州曹州三府江蘇之淮安徐州海州三府州如有紅鬍子白撞手拽刀手等名

目在於場市人烟湊集之所横行搶刼糾夥不及五人者不分首從俱改發雲貴兩廣極邉烟瘴充軍但傷人者如刃傷及折傷以上擬斬監候傷非金刃傷輕平復擬絞監候如糾夥五人以上不論曾否得財為首照光棍例擬斬立決為從同搶者俱擬絞監候其在野擱搶四人以上但傷人者傷非金刃傷輕平復擬絞監候又律載白晝搶奪人財物者杖一百徒三年又例載蒙古地方搶刼案件俱係民人專用刑律各等語此案胡林因與董貴姚正興魏七會遇魏

七起意搶奪胡林等應允同夥四人各帶鉄尺等物偕至中途搶得不知姓名事主馬匹而逸嗣該犯等原夥四人各攜原械瞥見事主李元林乘馬行走趕向攔搶李元林用鞭毆打胡林用鉄尺拒傷李元林左手腕董貴將李元林揪拉下馬搶得馬匹衣物而逸後該犯等原夥四人又搶奪不識姓名事主等馬匹什物四次旋被拏獲李元林傷經平復該督將胡林比照川省匪徒在野攔搶數在四人以上傷非金刃傷輕平復例擬絞監候董貴等擬軍等因具題臣

直隷司

胡林

等查在野攔搶分別治罪之例係專指川省及河南等處匪徒而言至各省搶奪之案或照糧船水手例問擬或照尋常搶奪例問擬各有專條可循豈容舍本條于不問而轉牽引在野攔搶之例比附定斷致滋出入今民人胡林等在蒙古地方迭次持械搶奪如果倚强恃掠兇暴衆著自應照糧船水手之例將為首者問擬斬決為從者分別有無傷人及搶奪次数問擬軍流若僅止乘間伺搶並無兇暴情事即應依尋常搶奪之例將他物拒傷事主者擬軍在場助

依尋常搶奪之例將他物拒傷事主者擬軍在場助

勢者擬徒乃該督於此等情節未據研究明確輒將胡林等比照川省擱搶之例辦理殊未允協案關罪名出入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督詳細研鞫另行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直隸司

胡林

直隸州

直隸司

查例載刁徒無端肇衅平空訛詐欺壓鄉愚致被詐之人因而自盡者絞監候等語此案王成章因王孝之女王氏嫁與潘文祥為妻因王氏不孝祖翁潘文祥將其休回母家休書內捏寫潘文祥姑夫李泳之名王孝不能養贍將女另嫁經李泳查知欲赴縣呈明王成章聞知因與李泳認識欲往說合圖得謝儀與李振虎會遇道及前情李振虎以李泳潘文祥均屬相好並以潘文祥之祖病故棺木浼其代賒價錢

六吊尚未歸償王成章即邀幫說李振虎並稱王孝
在宋連均家傭工囑令先找王孝告述王孝情願無
事央王成章說和王成章宋連均往邀李振虎偕至
李泳家適李泳外出王成章等向其妻李潘氏說和
囑弗具告許令王孝認還潘文祥祖父棺木錢文李
潘氏應允宋連均以全賴王成章出力說和免致涉
訟令王孝措京錢十千送與王成章作謝王孝無錢
央宋連均轉向李振虎措借李振虎適有應交戲價
京錢十千借給交王成章收受王成章分給李振虎

錢一千而散至晚戲班向李振虎索討戲價李振虎往向宋連均索討宋連均一時無措心生愁急投繯殞命該都統將王成章比照刁徒無端肇衅平空訛詐致被詐之人自盡絞監候例上量減擬流李振虎依為從律減等擬徒等因咨部本部查刁徒訛詐釀命例應擬絞其間有事出有因尚非平空肇衅者則於絞候上量減擬流然必訛明確係衅起訛詐死者又實係被詐之人方可援例分别定斷今該都統訛據王成章供稱僅止圖得謝禮向王孝等說和訟事

不得遽謂之訛詐而宋連均又係主令王孝謝給王成章錢文之人亦非被詐者可比其因李振虎向索代應錢文愁急自盡更與王成章無涉就該都統所訊供詞而論勢難遽坐王成章以訛詐釀命量減擬流之罪惟細核案情王氏不孝祖翁有干七出之條其夫潘文祥業已將其休棄何必捏寫姑夫李泳之名況被出之婦已與夫絕改嫁與否聽其自便何以李泳查知王孝將女另嫁又欲赴縣呈明是其種種支離已出情理之外至王成章向王孝等說和之時

如果並未逼索謝儀則王孝儘可從容圖謝何必登時向李振虎借錢轉付而李振虎應交戲價又明知係刻不可緩之項何肯遽行借給迨借給之後王孝自必約期償還何以李振虎當日即向代應之宋連均索討其為商謀局詐情事尤屬顯然且潘文祥等休妻嫁女之事均與宋連均無干即其代應錢文為数亦屬無幾何至一經李振虎索討無措遽爾輕生更難保非李振虎等挾制窘辱所致案中疑竇多端該都統並未研究明確輒將王成章等比例擬以流

直隸司

王成章

徒完結殊屬草率罪関出入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
都統另委賢員嚴訊確情按例妥擬報部到日再議

直隸司

查律載卑幼因事逼迫期親尊長致死者絞大功以下遞減一等又例載刁徒無端肇衅平空訛詐欺壓鄉愚致被詐之人因而自盡者擬絞監候等語此案于渢亭因緦麻服兄于渢舞將已故堂伯于淮遺地十七畝自行承種于渢亭知係絕産向于渢舞訛詐分地三畝賣錢花用于渢舞旋即贖回于渢亭因貧難度復欲找于渢舞分地賣錢適于渢舞攜帶屠刀赴村宰猪途遇于渢亭仍向分地于渢舞以前已分

過不允再分于瀰亭即以如不分給定欲告官不得安靜之言嚇逼于瀰舞氣忿莫遏用刀自將心坎戳傷殞命該督將于瀰亭依卑幼逼迫緦麻尊長致死律擬徒等因查逼迫尊長致死分別治罪之律係指衅起口角細故者而言至訛詐釀命之案在凡人已例應擬絞即間有事出有因尚非平空肇衅者亦祗可於絞候上量減滿流不得僅科以因事威逼之罪況有服卑幼訛詐致釀尊長之命衡情較凡人稍重擬罪即不能較凡人轉輕今于瀰亭藉端向緦麻服

兄于濵舞訛索地畝不遂用言恐嚇致于濵舞情急自戕係屬衅起訛詐與因事威逼者不同自應比照凡人訛詐釀命之例究明是否事出有因分別定擬該督將該犯僅照逼迫緦麻尊長致令自盡例擬徒殊屬輕縱罪関出入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督詳核案情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可也

直隷司　　于濵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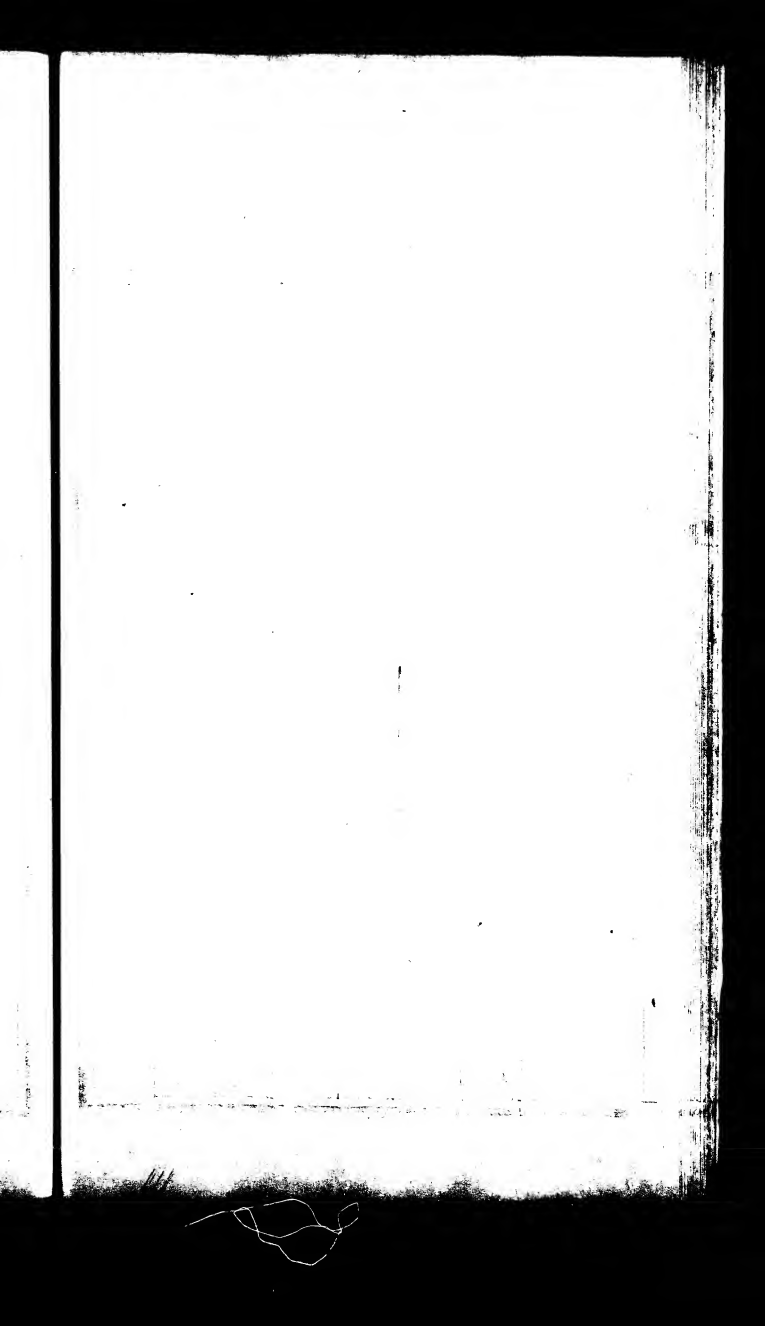
直隸司

查例載竊盜未經得財逃走被事主追逐拒捕傷人未死如刃傷者首犯擬絞監候又竊盜被追拒捕刃傷事主者如實係被事主扭獲情急圖脱用刀自割髮辮襟帶以致誤傷事主例應絞監候減為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各等語此案劉雙成起意行竊乘夜獨自攜帶小刀潛至事主劉貴生家踰牆上房由梯下院尚未行竊經劉貴生之子劉明德同其表弟張五聽聞出捕劉雙成登梯欲逃即被劉明德

張五追及將劉雙成褲腿揪住不放劉雙成情急用
刀自割褲腿欲逸誤將劉明德左額角右頷頦右手
大指食指中指並張五左右肐膊左右胐脥左手大
指小指均行劃傷當被拏獲劉明德等傷俱平復該
督將劉雙成依竊盜被事主扭獲情急圖脱用刀自
割襟帶以致誤傷事主例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
軍等因咨部查自割髮辮襟帶誤傷事主之例原因
賊犯本無拒捕之心是以酌予減等若核其下手情
形稍有未符即未便概加寛減今該犯劉雙成行竊

未得財登梯欲逃被事主劉明德張五二人揪住褲腿不放斷非一割所能脫身該犯豈未計及況檢閱原咨劉明德等二人被劃傷痕已各有八處之多而該犯褲腿始終並未割斷其為被揪情急逞兇拒捕並非割褲誤劃情事尤屬顯然乃該督輒因該犯有自割褲腿欲逃之供遽照誤傷事主例酌減擬軍殊屬輕縱罪閔生死出入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督另行研訊確情按律妥擬到日再議

直隸司　　劉雙成



河南司

查例載聚衆夥謀於素無瓜葛之家入室搶奪婦女無論曾否媒說一經搶獲出門即屬已成審實不分得財與未得財為首者斬立決為從皆絞監候其有並非夥衆但强賣與人為妻妾者擬絞監候又强奪良家妻女中途奪回及尚未姦污照已被姦占律減一等定擬各等語此案李飽因見許士沅之妻潘氏少艾起意搶賣囑鄭三尋覓娶主得錢分用鄭三應允回歸嗣李飽探知許士沅外出尋工即邀允趙法

容同往帮搶行抵許士沅門首撞開屋門進內潘氏
起身喝問李飽即强將潘氏搶拉出門趙法容搶抱
潘氏幼子念兒潘氏哭喊李飽嚇禁聲張逼令潘氏
認作親戚同行中途與李飽之弟李二會晤李二查
問李飽告知情由囑令李二護送旋經許士沅回家
將李飽趙法容拏獲並將潘氏母子領回該撫將李
飽依搶奪婦女並非夥衆但强賣與人為妻妾例擬
絞監候趙法容等擬以流徒等因具題臣等查搶奪
婦女之案惟聚至三人以上者例不論已未姦污曾

否嫁賣一經搶獲出門即照已成科斷其僅止一二人搶奪則必業經嫁賣方坐以强賣與人為妻妾之罪業經姦污方坐以强奪姦占之罪若未經嫁賣又未姦污則自有强奪良家妻女中途奪回之例可援罪名各有區分引斷不容牽混今李飽糾邀趙法容將許潘氏强行搶走同行僅止二人固與聚衆夥謀者不同中途旋被奪回亦與業經嫁賣者有別自應照强奪良家妻女中途奪回例問擬滿流該撫將李飽依搶奪婦女並非聚衆但强賣與人為妻妾例擬

河南司　李飽

以絞候核與定例不符罪關生死出入臣部未便率
覆應令該撫另行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江蘇司

查例載聚衆夥謀於素無瓜葛之家入室搶奪婦女已成為首斬立決為從皆絞監候又聚衆夥謀搶奪犯姦婦女已成無論在途在室首犯改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充軍為從帮搶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又聚衆夥謀搶奪興販婦女已成為首擬絞監候為從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各等語此案仝道因知張景曾之妻戴氏不守婦道被出改嫁與李廣才為妻仝道起意糾允秦三等搶奪戴氏賣錢分用一共

九人夥犯姜二元在家等候仝道道等偕抵李廣才門首撥門進內李廣才戴氏驚起喊呌仝道等將戴氏架走李廣才攔阻被拒砍傷倒地該撫以戴氏因在前夫張景曾家不守婦道以致被出伊夫戴成章不能養贍主婚改嫁與李廣才為妻已屬失節之婦雖與賣休買休者不同第已更事二夫究與良婦有別該犯仝道等夥衆搶奪圖賣應否照搶奪良家婦女科罪抑可比照夥搶犯姦婦女擬斷例無專條碍難援引咨部示覆等因查糾搶良人婦女罪應擬斬糾

搶犯姦婦女罪應擬軍若被搶之婦既難與良婦同
科又難與犯姦並論則有搶奪興販婦女擬絞之條
罪名各分等差司讞者自可酌量情節比照辦理此
案仝道等夥搶被出改嫁之戴氏已成在戴氏改嫁
由於被出固難遽加以犯姦之名而既因不守婦道
被出于前又復甘心改嫁於後揆諸從一而終之義
究與良婦微有區分查興販婦女原非盡屬夫節不
過因其迫於父母翁姑之命甘心聽鬻不得等諸良
人故糾搶之罪名亦得稍從末減今戴氏被出甘心

改嫁核與興販婦女被迫甘心聽鬻者情事約畧相
同自應即將夥搶之犯酌量比照搶奪興販婦女例
分別首從科斷應令該撫作速審擬具題到日再行
議覆所有該撫咨請應否照搶奪犯姦婦女及搶奪
良家婦女之處均毋庸議

山西司

戴

大人交核山西司審辦常二等發掘坟塚見骨一案

職等查此案常二等發掘恩全曾祖使妾坟塚旁掘至四尺有餘即已摸著屍骨並未得有賍物因畏人聽聞即將坟土掩埋騐明該屍棺業已斲朽剩有不全板片並訊之事主恩全亦稱此坟埋殯已有百餘年棺木朽爛屬實該司以常二發塚業已見骨固不得照未開棺之例定擬惟因年久棺已朽爛一經發掘屍骨即已顯露並無棺木可開所犯情節較之發

塚開棺見屍者似覺有間其應如何定擬律例並無
明文繕具說帖呈
堂奉
諭交核查律載發掘坟塚已開棺槨見屍者絞監候又
例載發塚見棺鋸縫鑿孔抽取衣物首飾並未顯露
屍身發近邊充軍又發年久穿陷之塚開棺見屍為
首者發邊遠充軍各等語是發塚開棺之案應否問
擬絞罪總以已未見屍及坟塚是否穿陷為斷並不
論棺木之朽爛與否也惟發掘之初並無開棺之心

後因棺木朽壞以致顯露屍身向有酌照發年久穿陷坟塚見屍例問擬充軍之案今常二等發掘坟塚至四尺有餘即已摸著屍骨如果原有開棺之心則見屍實在意中自難以棺木業經斲朽遽寬其繯首之罪若僅止從旁穿入意圖穵孔摸竊不期棺木斲朽以致見屍則發掘雖屬有心見屍實非意料尚可仿照從前成案酌照發年久穿陷坟塚及鋸縫鑿孔各本例分別從重定擬檢閱該司說帖未據聲叙明晰職等碍難臆斷再查律稱見屍係指屍身業經暴

露於外者而言若僅止窺見屍骨即行掩埋並未暴露於外向不以見屍論今常二等或係僅止摸著屍骨並未檢出即行掩埋抑係業經暴露之處似亦應研究明確再行分別定擬是否仍候

鈞定

直隸司

查例載尋常竊盜擬徒在逃行竊審係一二次贓未
至滿貫者擬以滿流等語此案張根碌因竊擬軍遇
赦減徒在配脫逃行竊二次計贓一兩該督以該犯前係
由軍減徒並免刺字其在逃復竊應仍作初犯科斷
將該犯從重以徒犯脫逃例擬以杖一百仍發原配
從新拘役等因查例稱竊盜遇
赦得免併計係指
赦前之罪已經發落

直隸司　張根碌

赦後　復行犯竊者而言若戴罪在身脫逃復竊則不論曾否遇

赦均　應援竊盜問擬軍流徒在逃行竊之例問擬不得因其並未刺字遽照初犯科斷致違成例今張根琭於因竊擬軍遇

赦減　徒之後在逃復竊二次例內既無竊盜遇

赦得　免所因之文自應按竊盜問擬徒罪在逃行竊一二次贓未至滿貫例擬以滿流該督將該犯依逃徒律擬杖仍發原配拘役係屬錯誤應行更正張根琭合

依尋常竊盜擬徒在逃行竊審係一二次贓未至滿貫者擬以滿流例應杖一百流三千里事犯到官在道光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恩旨
以前係因竊擬流毋庸查辦仍照例刺字到配折責安置至配所防夫云云再該省既有似此援引錯誤之案誠恐各省辦理亦未能畫一相應通行內外問刑各衙門一體查照辦理可也

直隸司

張根祿

陝西司

查律載因事逼迫期親尊長致死者絞監候大功以下遞減一等又斷罪無正條援引他律比附加減定擬各等語此案朱榮因胞叔朱滿瑚自幼過繼堂叔為子降服大功朱滿瑚向該犯借錢該犯乏錢回覆朱滿瑚負氣嚷罵互相揪扭經人勸釋朱滿瑚自拔髮辮誣賴該犯拔落稱欲告究經人勸令幫給錢文該犯應許後經反悔未給朱滿瑚往向該犯罵鬧索錢該犯見其勢兇閉門躲避詎朱滿瑚因索錢不遂

氣忿自縊殞命該晉將朱榮依卑幼毆本宗大功尊屬律杖八十徒二年等因咨部查朱榮因降服大功叔朱滿瑚向伊索帮該犯應許後經反悔不給致令自盡雖尚無逼迫情狀惟朱滿瑚之死究因該犯許帮反悔所致罪坐所由自應酌照逼迫大功尊長致死之律量減問擬該晉將該犯依毆傷大功尊屬律擬以杖八十徒二年是僅科毆傷之罪而置人命於不問殊未允協應即更正朱榮應改依逼迫期親尊長致死者絞監候大功以下遞減一等杖一百流三

千里律上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到配折責充徒

餘如所咨完結仍令照例彙題可也

陝西司

朱榮

直隸司

查例載在內法司問發程遞人犯在外問刑衙門程
遞來京及遞解到省人犯其押解人役若擅加扭鐐
非法亂打搜檢財物剝脫衣服逼致死傷徒罪以上
俱枷號兩個月發烟瘴充軍又道光十三年本部遵
旨酌議差役子姪親屬私代辦公逼斃人命治罪一摺內
稱嗣後各衙門差役逼斃人命之案即訊無詐贓情
事但經藉差倚勢凌虐嚇逼致令忿迫輕生者杖一
百流三千里等因奏准通行在案此案張存因奉票

直隸司　張存

傳喚案証佟烈赴縣聽審佟烈不服該犯用鎖鍊將
其項頸鎖住佟烈掙扎致誤抓傷其腎囊莖物等處
經人勸釋佟烈走回行至河邊解衣涉水因傷痛難
行旋即被淹殞命該督將張存依押解人役擅加扭
鐐非法亂打逼致死傷例發烟瘴充軍等因咨部本
部查押解人役逼致死傷發烟瘴充軍之例係專指
問發程遞人犯而言此外不得牽引今已死佟烈係
應傳案証與程遞人犯不同該犯張存奉票差傳又
與押解人役有別亦無非法亂打搜檢財物情事惟

該犯因佟烈不服傳喚輒用鐵鍊將其鎖住以致誤
行揪抓成傷實屬倚勢凌虐其致佟烈受傷後涉水
淹斃較之嚇逼輕生者情事不甚懸殊自應即依本
部奏准通行辦理該督牽引押解人役將問發程遞
人犯逼致死傷例科斷核與定例不符應即更正張
存應改依差役逼斃人命之案即訊無詐贓情事但
經藉差倚勢凌虐嚇逼致令忿迫輕生者杖一百流
三千里例杖一百流三千里事犯到官在道光十二
年五月二十三日

直隸司　　　　　張存

恩旨以前不准援減雖據供親老丁单惟差役倚勢凌虐致斃人命情節較重毋庸查辦所有該督聲請准其留養之處應毋庸議餘如該督所咨完結

浙江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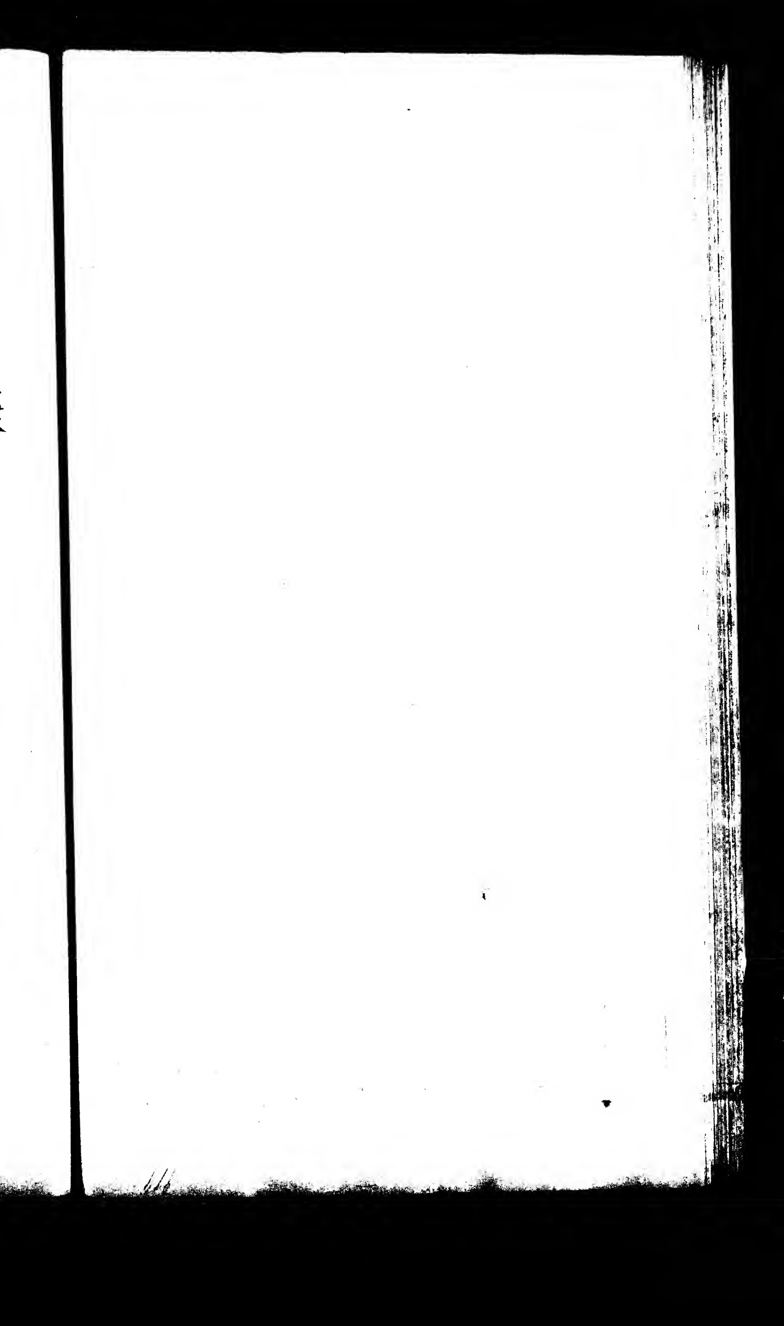
查例載尋常竊盜問擬軍流在配在逃行竊審係一二次贓未至滿貫者軍流復犯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又夥賊攜贓先遁後逃之賊被追拒捕傷非金刃傷輕平復仍依罪人拒捕本律科斷又律載犯罪拒捕者於本罪上加二等又例載應發四省烟瘴充軍人犯均以極邊足四千里為限如有脫逃照本例治罪又極邊烟瘴充軍常犯脫逃者仍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到配加枷號三個月各等語

此案王三先因犯竊擬流在配脫逃復行犯竊按例應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定案時雖照名例以極邊足四千里為限遇有脫逃仍應照烟瘴人犯脫逃例辦理至其逃後另因行竊被追拾棒拒傷事主平復按竊盜被追拒捕傷非金刃傷輕平復之例止應於竊盜贓一兩以下杖六十上加拒捕罪二等問擬杖八十即按軍犯在逃行竊之例亦止應問擬極邊烟瘴充軍仍以極邊足四千里為限自應從重依極邊烟瘴軍犯脫逃例擬以枷號三個月實發極邊烟瘴

充軍該撫將該犯依竊盜擬軍在逃行竊例問擬復
聲明枷號六個月係屬錯誤應即更正王三即王三
瞎撞除在逃行竊拒捕輕罪不議外應改依極邊烟
瘴充軍常犯脫逃者仍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
軍到配加枷號三個月例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
充軍到配加枷號三個月云云

浙江司

王三



直隸司

查例載尋常竊盜問擬徒罪在逃行竊犯至三次者
照積匪猾賊例擬遣又積匪猾賊為害地方審實不
論曾否刺字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各等語
此案高二先因聽從侯拴行竊拒捕犯案擬徒在配
脱逃復聽糾行竊三次被獲該督以該犯前次行竊
事主李連會家計贓罪止擬杖因其用刀拒傷兵丁
張泳升於刀傷罪上加等擬徒與實犯行竊計贓計
次擬徒者不同其逃後行竊未便科以因竊擬徒在

逃復竊之罪名應仍作三犯科斷查所竊各案惟行竊戴禄申等家計贓均係二十兩為重將該犯以竊盜三犯贓至十兩以上者改發邊遠充軍等因查竊盜問擬徒罪在逃復竊分别治罪之例原非專指計贓擬徒賊犯而言故例内竊盜二字之下並未聲明計贓字樣則凡竊盜問擬徒罪一經在逃行竊至三次者俱應依積匪例問擬不得以前犯並非計贓擬徒曲為分晰致滋輕縱今高二前犯徒罪雖係於刃傷人罪上加等問擬然不得謂非竊盜既經在逃復

竊三次自應即依竊盜擬徒在逃復竊例科斷該督

將該犯依三犯計贓例擬以邊遠充軍係屬錯誤應

即更正高二除銷毀刺字并盜牛計隻各輕罪不議

外應改依尋常竊盜問擬徒罪在逃行竊犯至三次

者照積匪猾賊擬遣例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

軍照例刺字餘均如所咨完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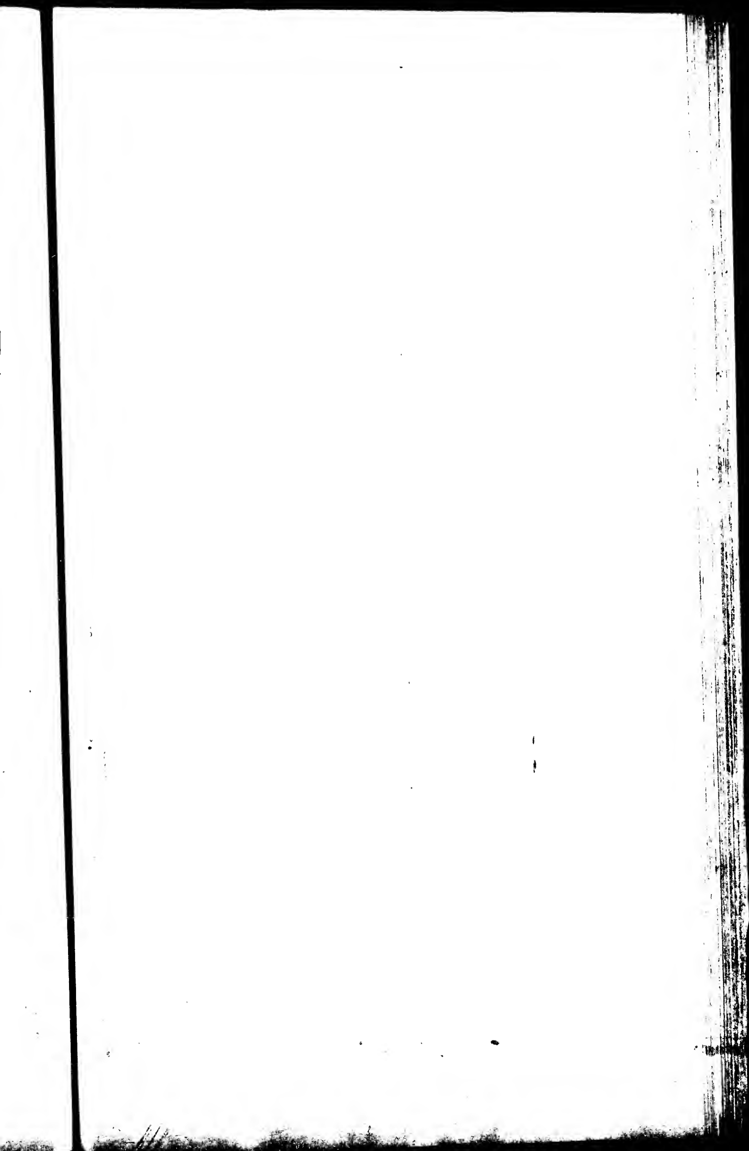
陝西司

查例載竊盜被事主追逐拒捕因而殺人者首犯斬監候為從未經幫毆成傷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此案何代瀧糾約杜有學等行竊事主殷思志家包穀等物將贓攜出復轉身進竊殷思志夫婦驚覺喊捕該犯逃至門外被殷思志抱住掙不脫身喊令杜有學等幫同將殷思志夫婦手足捆縛而逸實屬逞兇拒捕其殷思志之受凍身死雖非該犯意料所及究因手足捆縛所致罪坐所由自應即照竊盜被追

拒捕殺死事主之例科斷該前撫比照因盜威逼致死律問擬罪名雖無出入引斷究未允協應即據題更正何代瀧應改依竊盜被事主追逐拒捕因而殺人者首犯斬監候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該前撫疏稱杜有學張廷義聽從拒捕幫同毆按均應照為從減一等律於何代瀧斬罪上減一等各杖一百流三千里照例刺字到配折責安置已獲之贓給主具領未獲之贓在於該犯等名下照估追賠該犯等在外為匪犯兄及原籍牌甲無從覺察均毋庸議等語查

杜有學等聽從拒捕幫同將殷思志摔倒並未成傷
自應照未經幫毆成傷例擬流該前撫將該犯等減
等擬流罪名雖無出入引斷究未允協亦應按例更
正杜有學張建義均應改依竊盜拒捕殺人為從未
經幫毆成傷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擬杖一百流三
千里到配各杖一百折責安置餘均如該前撫所題
完結

陝西司　　何代瀧



湖廣司

王

大人交核湖南省題瞿黃林戳死緦麻叔瞿先定一
案職等查例載父母被本宗緦麻尊長毆打實係事
在危急卑幼情切救護因而毆死尊長者於疏內聲
明減為杖一百發邊遠充軍照例兩請候

旨定
奪若並非事在危急仍照律擬罪秋審時核其情節
入於緩決等語是救親毆死緦麻尊長例內只有分
別隨案減軍及秋審入緩明文並無夾簽之例此案
瞿黃林因與緦麻服叔瞿先定口角爭鬧該犯奪刀

湖廣司　瞿黃林

將瞿先定戳傷跑避瞿先定追趕該犯之母瞿舒氏
攏勸被瞿先定推跌撳按欲毆該犯拉勸不開疊戳
瞿先定致傷身死查該犯見伊母被緦麻叔瞿先定
撳按欲毆疊戳多傷雖係情切救護惟究由該犯先
將瞿先定戳傷以致伊母攏勸被其推跌與專因救
親起衅事在危急例得減軍者不同即因其情較可
原亦只可於秋審時酌量辦理所有該省將該犯依
律擬斬監候之處似可照覆是否仍候
鈞定

山東司

查律載子毆父者斬又例載瘋病殺死平人非一家二命者擬絞監候各等語此案榮大壯因瘋發無知上房撩擲磚塊伊父榮錫九聞聲出視適磚塊落下致被擲傷左眉平復實屬誤傷該犯復用錛砍毆席平安榮趙氏身死查席平安與榮趙氏並非一家按例罪止絞候該撫將榮大壯從重依子毆父律擬斬立決並聲明該犯因瘋撩磚誤傷伊父平復較之與人爭毆誤傷其父者情尤可原援引樊魁之案聲明

山東司　榮大壯

等因臣等核其情節該犯瘋發無知撩擲磚塊誤傷伊父固非忤逆干犯惟倫紀攸関仍應按律問擬應如該撫所題滎大壯除毆傷席平安等身死並劃傷無服族人滎小蘭輕罪不議外合依子毆父者斬律擬斬立決該撫疏稱云云

貴州司

查律載誣告流徒杖罪加所誣罪三等又誣告卑幼者小功緦麻減一等又誣告人因而致死有服親屬一人者絞監候各等語至尊長誤告卑幼致死卑幼之婦雖無治罪專條惟推原律意凡人誣告應加等者在尊長律得減等則誣告之罪應死者在尊長亦可照律按服制遞減科斷此案陳玉璋挾嫌誣告小功堂姪陳紋舉情强阻埿該典史屠世綸擅受需索枉斷濫刑致陳紋舉之妻陳李氏情急自盡查陳氏

係該犯緦麻姪婦按誣告小功緦麻卑幼律得減一等科斷則誣告致令自盡即應於凡人誣告致死擬絞律上減等擬流該護撫將陳玉璋比照誣告人因而致死隨行有服親屬例量減擬流罪名雖無出入引斷究未允協應即更正陳玉璋應改依誣告人致死有服親屬絞監候律係緦麻尊長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到配折責安置

陝西司

查賊犯偷竊錢票例內雖無計贓科罪明文惟本部
歷來辦過成案如所竊之票係定期付錢尚未屆期
或見本人始行發錢向俱因其不能照現錢使用不
以實贓科斷若賊犯持票即可取錢則與實贓無異
無論其取用與否均應將票內錢數計贓定擬此案
曹欣有竊得事主薛松年鋪內銀四十兩零又各鋪
圖帖錢一百二十千文內取用過錢二十九千零其
餘九十千零尚未取用該督以該事主雖被竊錢猶

未失應否即以圖帖數目概以得財論斷等因咨部
請示查曹欣有所窃圖帖九十千零原咨内僅稱因
懼事敗露未敢向取其是否持帖即可取錢之處未
據聲叙明晰本部礙難懸斷至所引道光八年該省
魏華蘇誆騙楊廷杰錢帖之案因魏華蘇所誆錢帖
係楊廷杰自行出給是以止就魏華蘇實得錢數計
贓定罪與此案窃得錢帖情節不同不得援以為據
應令該督飭屬提犯再行詳細研鞫妥擬報部核辦
可也

可也

直隸司

查徐劉氏係依傳習各項教會名目雖未傳徒或曾供奉飄高老祖例問擬近邊充軍定案時因其情節較重聲明不准收贖同其夫一體實發本與無罪犯屬隨夫赴配夫死例得釋回者不同設其夫到配病故仍應將該犯婦照舊安插則其夫在途病故不必為該犯婦另議罪名即可隅反若謂女犯到配恐難安置不知例內殺一家三四命以上兇犯妻女即係發附近充軍地方安置是婦女原有發往充軍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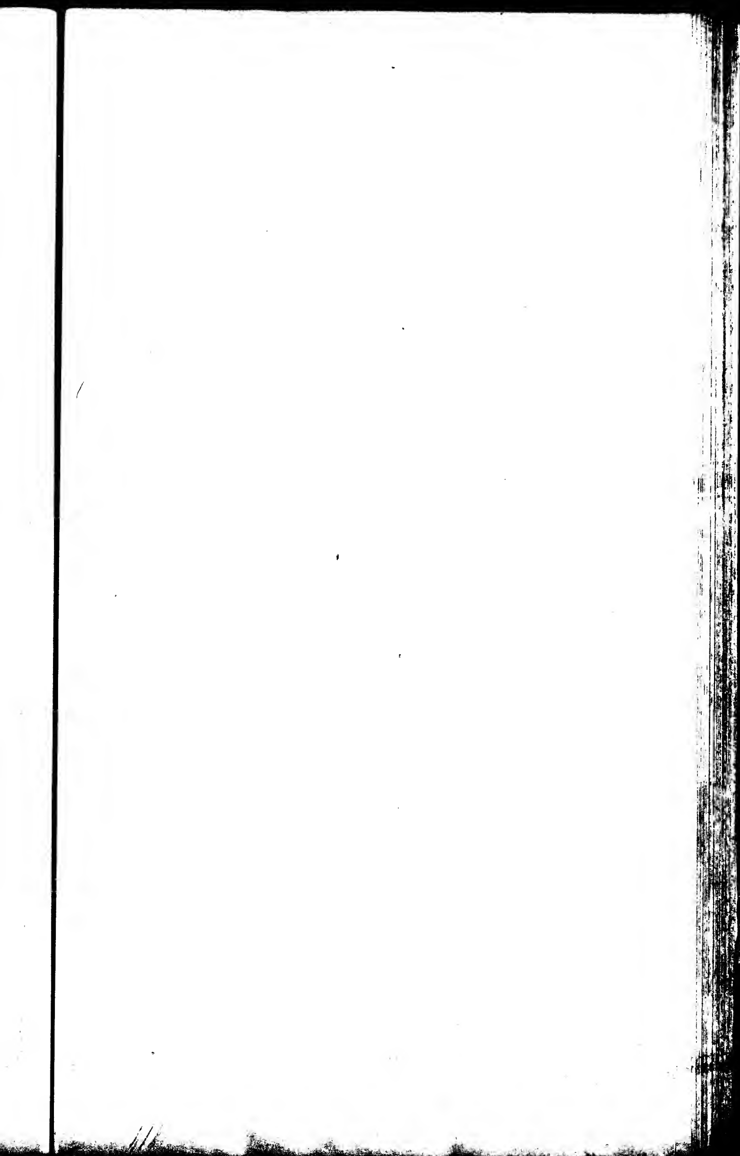
安置之例到配後儘可酌量辦理豈得豫籌安置之難而轉將擬軍人犯加重改發駐防為奴致與原定罪名不符至犯罪分別監禁係婦女翻控及婦女犯盜致祖父母父母自盡專條更難牽引應令該撫即將該犯婦僉差起解仍發湖南省安置飭交配所地方官嚴加管束所有該撫咨請改發駐防及遞籍管束之處均毋庸議

江西司

查例載人命等案正犯日久無獲為從監候待質人犯原擬杖罪已過三年督撫查明咨部核覆取具的保釋放在外俟緝獲正犯之日再行質審又嘉慶二十一年本部通行内稱嗣後監候待質之案無論題奏咨結統以接准咨覆之日起限按其原定罪名照例扣滿年限分別發配保釋各等語此案楊遊泮與在逃之楊春泮共毆緦麻服兄楊三元身死據該犯供係楊春泮下手傷重旁無指証該撫將楊遊泮依

毆總麻兄律擬杖聲明業已監禁多年請照杖罪人犯已過三年之例取保釋放俟緝獲正犯楊春洋等再行質審等因咨部查監候待質案件應以接准部咨之日扣滿年限再行查辦本部通行業有明文今擬杖之楊遊洋雖經監禁多年惟現在始據該撫擬罪咨部而又旁無指証自應遵照本部通行俟接准咨覆之日扣滿年限再行查辦該撫擬請照杖罪人犯已過三年之例取保釋放係屬錯誤應令該撫將楊遊洋照所擬杖罪監禁待質俟三年限滿正犯有

無弋獲再行分別辦理楊春泮等應令該撫飭緝務獲照例究辦餘如所咨完結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河南司

查例載充軍常犯至配後如有脫逃係極邊烟瘴者仍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到配加枷號三箇月又名例載本例應發四省烟瘴地方充軍人犯均以足四千里為限如有脫逃照本例分别治罪各等語此案張殷即張黨柱先因行竊郭全興家拒捕刃傷事主審依竊盜被追拒捕刃傷事主例擬絞秋審緩決減發極邊烟瘴充軍經該省定發甘肅省安置兹復在配脫逃查此等應發烟瘴人犯定地時雖以極

邊足四千里為限然遇有在配脱逃按例仍應照極
邊烟瘴人犯脱逃之例辦理該撫將該犯照烟瘴少
輕人犯在配脱逃例枷號一箇月改發極邊烟瘴充
軍係屬錯誤應即更正張般應改照充軍常犯在配
脱逃係極邊烟瘴者仍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
到配加枷號三箇月例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
軍到配加枷號三箇月配所主守云云

山東司

查例載教唆詞訟誣告人之案以主唆之人為首又誤執傷痕誣告蒸檢者為首發近邊充軍又名例律載共犯罪而首從本罪各別者各依本律首從論各等語此案閆畛因無服族叔閆玉效酒醉身死業經驗明並無別故輒因閆玉效係在張亨鐸當鋪門外身死其左胸等處又受有磕擦傷痕疑被張亨鐸等毆斃唆令閆企升夫婦控告以致屍遭蒸檢按例應以主唆之人為首查聽從誣告之閆企升等雖係閆

玉效緦麻叔祖惟該犯係已死閆玉效無服族姪律以凡論自應照共犯罪首從本罪各別各依本律首從論之律將該犯依凡人誤執傷痕誣告致屍遭蒸檢例擬軍該撫將該犯依尊長誣告人命致蒸檢卑幼之屍例擬流加徒係屬錯誤應即更正閆盼應改依教唆詞訟以主使之人為首誤執傷痕誣告蒸檢為首發近邊充軍例發近邊充軍餘均應如所咨完結云云

江西司

查律載同姓親屬相毆雖五服已盡而尊卑名分猶存者尊長犯卑幼減凡鬥一等又充徒因事忿爭故折人肢體者發近邊充軍各等語此案蔡菖運故砍無服族姪蔡慈昌兩手指按凡人故折人肢體例應發近邊充軍惟該犯係蔡慈昌族叔尊長犯卑幼律應減凡鬥一等該撫將該犯依例擬軍係屬錯誤應即更正查該犯尚有聽從糾搶拒捕罪應擬徒加流與故砍蔡慈昌手指成篤罪名相等應從一科斷蔡

莒運應改依同姓服盡親屬相毆尊長凡卑幼減凡
鬥一等律於充徒因事忿爭故折人肢體發近邊充
軍例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係贛屬匪徒仍照奏
定章程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到配折責安置餘
如該撫所咨完結

安徽司

查火器為害最烈故殺人之例獨嚴然必死於火器之傷方可以故殺論斬若火器傷輕別因他傷致斃自應仍依鬥殺律定擬不得概坐以火器殺人之條今丁惠悰聽從何茂煥糾毆點放鐵銃致傷趙令應鄭越中落水殞命既據該撫聲明傷俱輕淺死由於溺即與火器致斃人命者不同查已死趙令應鄭越中雖非一家惟何茂煥致斃之趙芒與丁惠悰致斃之趙令應係屬小功弟兄自應將丁惠悰依聚衆共

毆致死一家二命為從下手之例問擬茲據該撫將
丁惠悰依火器殺人擬斬係屬錯誤應即更正丁惠
悰應改依聚衆共毆人致死一家二命為從下手傷
重至死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再該撫疏
稱該犯王正亮云云

貴州司

查例載軍流徒犯未經發配以前告稱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俱准留養及甫經到配告稱留養者配所一面收管一面行查如果例應留養取結報部將該犯解籍留養等語是軍流人犯惟未經發配及甫經到配之時如果犯親老疾應侍准其查辦留養其到配已久各犯概不在查辦之列今刁占魁先於道光四年間聽從周二輪姦雇周氏未成將該犯審照輪姦婦女未成為從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發江西省

安置雖現據該犯父呈稱年逾七十家無次丁惟該犯犯事到配已閱九年例不准查辦留養所有刁占魁一犯應不准留養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奉天司

查名例律載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免罪若於法得容隱之親屬為之首聽如罪人自首法其姦者不在自首之律等語此案常明與白了頭通姦和誘同逃經常明胞兄常泰查知赴案呈首將常明等查獲查常明所犯和姦罪名按律雖不准首而所犯拐逃罪名則不在不准自首之列今於事未發之先經伊胞兄赴案呈首自應依法得容隱之親屬為之首聽如罪人自首法免其和誘知情為首之罪並免銷檔仍照、

奉天司　　常明

和姦本例科斷常明應改依軍民相姦例枷號一個
月杖一百係旂人鞭責發落餘均應如該侍郎所咨
完結仍令照例彙題可也

山東司

查例載平常發遣人犯在配脱逃並無行充為匪亦無拒捕情事被獲者五次以內遞回發遣處枷號一個月鞭一百等語此案游三因犯積匪擬軍在逃行竊改發新當差係屬平常遣犯茲復在配脱逃訊無行充為匪自應照例辦理游三應依平常發遣人犯在配脱逃並無行充為匪被獲者五次以內遞回發遣處枷號一個月鞭一百例枷號一個月鞭一百至該叅賛大臣所引積匪猾賊發往伊犁等處種地當

差在配脱逃用重枷枷號三個月杖一百之例本部
現行例内並無此條相應洛覆該叅賛大臣可也

山東司

查例載鬥毆之案原毆並非致命之處又非極重之傷越五日因風身死者將毆打之人免其抵償杖一百流三千里如當致命之處而傷輕或傷重而非致命之處因風身死者必死在十日以外方准聲請改流又律載保辜限內因原毆之傷死者以鬥殺論辜限內原毆傷已平復別因他故死者從毆傷法不在抵命之律律註云如打人頭傷風從頭瘡而入因風致死之類又謂打人頭傷不因頭瘡得風別因他病

而死者是為他故各等語此案前據該撫以殷培沅
用棍毆傷無服族姪殷建邦不致命左曲䐐等處並
用棍戳傷致命右乳因殷建邦將左曲䐐傷痂撻落
傷口進風潰爛越八日抽風身死將殷培沅依例擬
流等因具題經本部查殷建邦右乳下戳傷紅色雖
屬傷輕究係致命之處因風身死尚在十日以內自
應將該犯依律擬以絞抵駁令另行妥擬去後茲據
該撫咨稱道光八年平度州民孫庭魁因與劉欒口
角爭毆用石毆傷劉欒致命頂心皮破及不致命左

肋骨斷劉欒自將頂心傷痂抓落傷口進風越二十七日抽風身死將孫庭魁依正限外餘限內因風身死照毆人至廢疾律擬杖一百徒三年咨准部覆在案此案殷培沅用木棍將殷建邦左胐瞅右胳膊等處毆傷越八日抽風身死原驗右胳膊右乳傷僅紅色右臁肕業已結痂均不致於死雖右乳係致命之處並非此傷抽風惟不致命左胐瞅一傷先經結痂飲食行動如常乃自將傷痂搕落以致傷口潰爛進風原驗確有抽風形狀其為因左胐瞅一傷抽風身

死並非死於右乳一傷無疑核與孫庭魁之案相似若遵駁將殷培沅改擬絞罪則與孫庭魁成案不符若循照成案又恐與例文不合例案既屬兩歧無可遵循咨部核示等因本部查保辜限期律註內打人頭傷不因頭瘡得風別因他病而死不在抵命之律是凡被毆後別因患病身死實非死於原毆之傷即當置原毆之傷於不議則原毆雖有致命之傷別因原毆不致命傷處進風身死亦當置致命之傷於不論即可隅反今殷培沅用棍毆戳傷殷建邦右胳膊

等處越八日抽風斃命前經本部查殷建邦被毆左
胐脥右臁肕右骻髆右乳等處傷痕輕重相等其左
胐脥右臁肕右骻髆既非致命亦非重傷而右乳一
傷雖被毆傷輕究係致命之處即不因胐脥進風而
傷係致命亦足戕生是以駁令另擬今既據該撫查
明殷建邦實由左胐脥一傷抽風身死並非死於右
乳一傷復聲明原驗屍身兩眼鼻準歪斜確有抽風
形狀其為因風身死尚屬可信既死在五日以外自
應仍照原擬將毆打之人減流以符定例至該撫所

山東司　　殷培沅

援道光八年孫庭魁之案係屬按例辦理是以本部
照擬核覆所有殷培沅一犯應令該撫速飭審擬具
題到日再議

福建司

謹查大逆案內緣坐男犯年在十六歲以上者律文係不論篤廢疾皆斬嗣於嘉慶二年本部題覆河南巡撫拏獲息縣逆犯張雲路等家屬案內欽奉
諭旨向來大逆緣坐人犯按律定擬斬決者俱從寬改為監候但此等人犯久禁囹圄難免親戚往來別滋事端嗣後大逆緣坐人犯俱發往黑龍江給索倫達呼爾為奴等因欽此經本部纂入例冊遵行續於嘉慶十七年本部議准吏科給事中西琅阿等奏請調劑黑龍江遣犯

摺內將此項人犯改發新疆為奴復於道光六年本
部議准直隸總督那　奏請調劑新疆遣犯摺內將
此項人犯改為極邊足四千里充軍此逆案緣坐男
犯年在十六歲以上者由斬決改為外遣復由外遣
改為極邊充軍之原委也至大逆案內緣坐男犯年
在十五歲以下者律文係給付功臣之家為奴嗣於
乾隆五十六年福建省具題續獲逆犯何東山之姪
何适年已十八依律問擬斬決一案奉
旨何适
係逆匪何東山之姪雖例應緣坐但何東山從逆時

何适 年幼逃避並不知情尚可從寬何适著免其治罪送
內務 府照例辦理嗣後逆犯家屬年未及歲者俱著照此
查辦 欽此經本部纂入例冊內稱反逆案內律應緣坐男
犯如犯事時年未及歲並不知情送交內務府閹割
派在外圍當差其年在十歲以下者牢固監禁至十
一歲時送交內務府辦理等語續於嘉慶四年本部
奏請調劑緣坐犯屬摺內聲明逆案緣坐人犯現在
起解及監禁者雖共止一百十九名但川楚賊目陸
續就擒其應行緣坐犯屬自復不少此等幼孩究係

逆匪餘孽未便閹割留派外圍當差自應量為調劑
請將緣坐人犯男年十歲以下與緣坐婦女俱交值
年旂酌給文職三品以上武職二品以上官員為奴
如年在十一歲以上十五歲以下者俱令監禁俟成
丁時發往新疆安插等因奉
旨允准
經本部續行纂入例冊復於道光六年本部議准直
隸總督那　奏請調劑新疆遣犯摺內將此項監禁
俟成丁時發往新疆安插之犯改為極邊足四千里
充軍各在案此逆案緣坐男犯年在十五歲以下者

充軍各在案此逆案緣坐男犯年在十五歲以下者

由給功臣為奴改為閹割復由閹割改為十歲以下
給官員為奴十一歲以上暫行監禁俟成丁時發往
新疆安插續又由新疆安插改為極邊充軍之原委
也

直隸司

查例載竊盜問擬徒罪在逃行竊犯至三次者照積匪猾賊擬遣等語此案杜黑子原犯行竊棉花拒捕擬徒即與行竊計贓擬徒者無異恭逢道光十一年

正月十二日

恩旨係在不准減等之列後再有犯不得免其併計今該犯逃後迭竊八次自應照逃徒復竊三次例定擬該督將該犯照初犯積匪科斷罪名雖無出入援引究屬失當應即更正杜黑子應改依竊盜問擬徒罪在

直隸司　　杜黑子

逃行竊犯至三次者照積匪猾賊擬遣例改發雲貴
兩廣極邊烟瘴充軍照例刺臂字不准起除杜常西
等均應如該督所咨完結

山西司

查圖姦調姦未成刃傷本婦及有服親屬發極邊足
四千里充軍之例係專指當場拒捕者而言若事後
拒捕自應仍依罪人拒捕加本罪二等之律定斷不
得概擬軍戍此案李東裕調姦趙氏未成被罵逃逸
嗣被趙氏夫兄梁進喜查知找獲欲拉送究該犯圖
脫用刀將梁進喜拒傷平復係屬事後拒捕該撫將
該犯依刃傷人杖八十徒二年律上加拒捕罪二等
擬以滿徒尚屬允協應如所咨辦理餘均應如該撫

山西司　李東裕

所咨完結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江蘇司

查律載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鬥殺論又例載擅殺姦盜及別項罪人案內餘人無論謀殺加功及刃傷折傷以上並充器傷人悉照共毆餘人律杖一百各等語此案沈德觀因被吳勝和屢次行竊伊家鉄鋤等物聽從吳勝和外祖沈賓遠將吳勝和縛勒致死係事主致死竊賊如該犯起意為首無論謀故按例止應照擅殺罪人以鬥殺論擬絞今訊係聽從加功自應依擅殺案內餘人問擬該撫將該犯照擅殺

江蘇司　沈德觀

罪人絞候例上量減擬流係屬錯誤應即更正沈德
觀應改依餘人杖一百律杖一百折責發落餘均應
如該撫所題完結

廣西司

查此案黃亞安係依共謀為盜因病不行又未分贜例擬徒與情有可原盜犯不同從前疊奉

恩旨

經該省造冊咨部本部因其所避之罪不在援免之列是以未經查辦茲據該撫咨稱該犯監禁已閱十五年首夥仍未弋獲自未便令其久羈囹圄所得徒罪事在嘉慶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恩詔

以前應准援免應令該撫將黃亞安取具的保釋放俟緝獲逸犯楊亞科等到案質明再行分別辦理可

廣西司　黃亞安

也

湖廣司

查王豹之父王九成雖係應抵正兇惟王九成毆斃侯元魁之時王豹並不在場其見王九成被萬榮德戳傷倒地後復騎壓身上舉刀向砍實屬事在危急該犯情切救護嚇戳適斃核與兩請之例相符既據該撫於疏內聲明相應援例兩請候

旨定奪倘蒙

聖恩准其減等臣部行文該撫即將該犯王豹減為杖一百流三千里仍追埋塟銀二十兩給付屍屬具領以

資營壐云云

山東司

查程小諾因聽從逸犯劉玉隴等販私漁利被巡役趙希有緝拏劉玉隴等將趙希有拒傷身死緝獲該犯據供抗鹽先逃不知趙希有等拒捕情事將該犯照販無引私鹽為從減等律擬杖九十徒二年半事犯在道光八年十一月初九日

恩詔以前減為杖一百聲明仍照原擬徒罪監候待質今據該撫咨據益都縣詳道光十一年間奉到通飭嗣後東省拏獲零星小販私鹽照江南現行成案再犯

四十斤以下笞五十查程小諸原供聽從劉玉隴販私買得私鹽二十餘斤照依通飭該犯罪止擬笞核計監禁已過三年應否減笞提禁發落抑照原擬杖徒監禁五年限滿再行查辦等因請示到部查程小諸係問擬徒罪人犯自應仍照徒罪年限監禁待質該撫所引江南現行成案並非本部通行條例未便循照辦理應令該撫將程小諸仍行監禁俟五年限滿逸犯有無弋獲再行查辦至該撫所援江南現行成案並令抄録送部以憑查核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成案並令抄録送部以憑查核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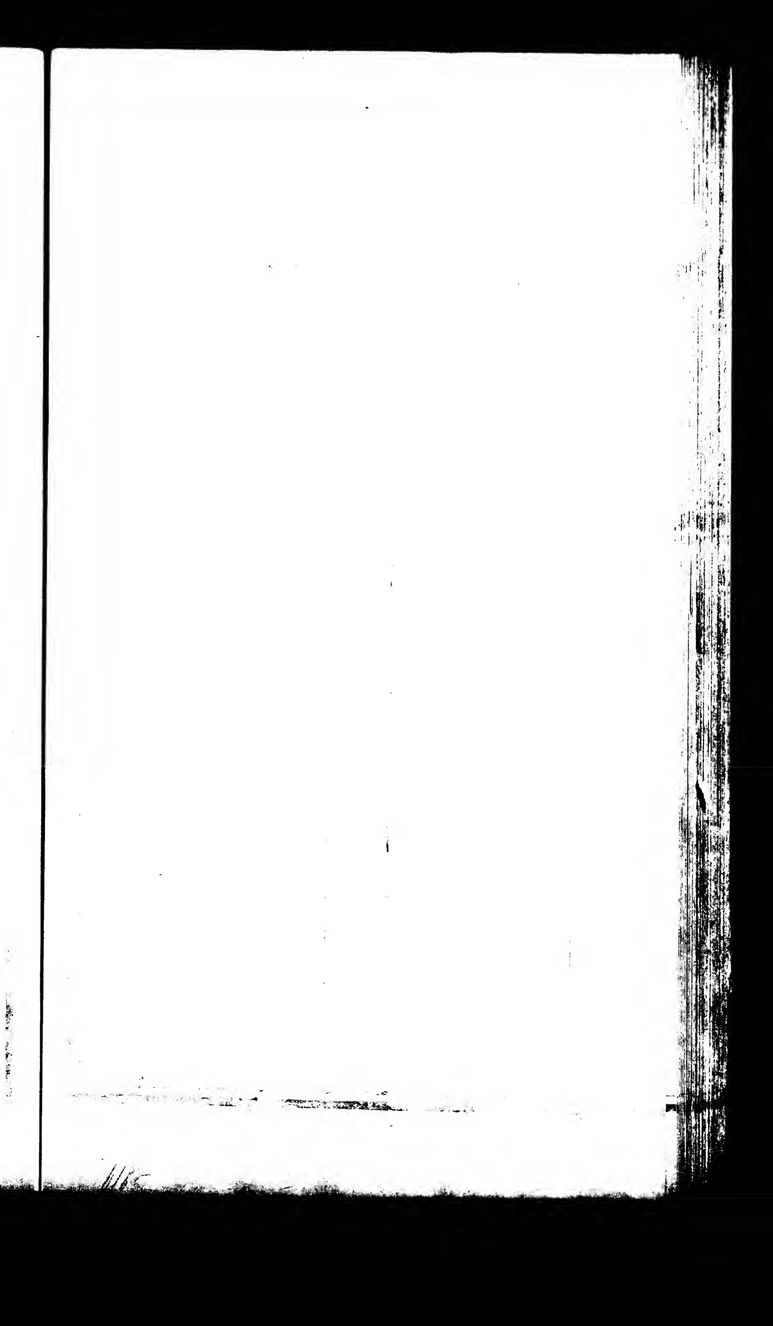
湖廣司

查留養之案責成督撫臬司親提犯屬屍親鄰証至

省研訊係遵照道光九年欽奉

諭旨辦理如欲酌量變通應由該撫專摺具奏請

旨遵行本部未便據咨議覆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河南司

查例載竊盜拒捕刃傷事主依例分別問擬斬絞外若傷非事主但係刃傷及刃傷以下仍照律加本罪二等問擬又本年十二月　日本部議覆四川總督請示案內聲明嗣後竊盜臨時護贓拒捕傷非事主之案均照例加本罪二等定擬等因通行各省在案此案王裁子聽從王解悶行竊事主李允幅家被李允幅起捕該犯攜贓逃跑鄰人胡琳等幫捕該犯用木桿拒傷胡琳等平復雖屬護贓拒捕惟傷非事主

按例只應於本罪上加拒捕罪二等問擬今該撫將
王裁子問擬充軍核與定例不符惟查王裁子行竊
贓銀未據該撫估計明確本部碍難懸斷應令該撫
查照本部通行將原贓估計明確按例妥擬專咨報
部到日再議

貴州司

查例載旂人犯竊銷除旂檔犯該徒罪以上者即照民人一体刺字發配其有情同積匪及贓逾滿貫者該犯之子孫一併銷除旂檔各令為民等語此案已革馬甲石二即明定糾邀家奴李八等發掘高祖石如璜曾祖隆恩等男婦墳九塚開棺見屍盜取財物經本部審明將該犯銷除旂檔照例擬以凌遲處死並將伊年未及歲之子書節依例擬軍監禁俟成丁時發配等因奏結在案茲據該都統咨明定有妻武

氏女二妞或應留旗或銷除旂檔咨部核示等因查
旂人發塚例應銷除本身旗檔犯積匪猾賊則應連
子孫一併銷除旗檔今該犯發掘祖墳九塚盜取屍
物殘忍蔑倫較之積匪猾賊其情尤重自未便將其
妻女留於旂籍所有明定之妻武氏女二妞應一併
銷除旂檔交縣編入民籍嚴加管束相應咨覆正白
旂漢軍都統查照辦理並知照戶部可也

貴州司

查例載脚夫行竊商民計贓照常人科斷又竊盜贓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監候各等語此案孫麻三本係脚夫因客民宋同豊有銀三百七十九兩零並衣服等物裝盛一擔雇孫麻三挑回原籍當給脚價錢文孫麻三因貧難度起意拐用即挑擔回家查點贓物欲俟事冷變用係屬脚夫行竊既據估計贓銀三百六十四兩零自應即依脚夫行竊商民計贓照常人科斷之例問擬絞候乃該撫舍本例於不問牽引拐

帶財物律減等擬流實屬錯誤罪関生死出入本部
未便率覆應令該撫詳核案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
再議

廣東司

查律載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者以主使之人為首下手之人為從又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者絞監候原謀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此案胡叔明因查知何其森有祖遺芙蘆圍坦稅田三頃五十九畝零疑其盡屬官荒霸占與胡德宣商允混將何其森芙蘆圍內外坦田一併指為香山縣屬土名二三門官荒禀經香山縣批准試墾給单示諭胡叔明即將田批給陳超遵承種嗣陳超遵赴田耕種被何其森

佃戶曾起雲等斥逐回向胡叔明告知胡叔明氣忿
起意糾毆使何其森等畏懼不敢與爭囑陳超遵糾
衆往毆陳超遵即邀同伊子陳崇達陳崇安工人殷
枝遠蕭殷沛素好之高靜遠胡節之陳和軒鄭信青
高亞欵梁經學梁廣沅高亞細梁純洸一共十四人
各攜竹銃槍刀駕船駛往胡叔明邀同胡德宣另雇
小艇灣泊村外等候適曾起雲梁容興鄧占安鄧華
郁胡中立譚明好陳萃積胡世廣譚昭巨譚灙荃廖
嗣穩曾世盈區亞通傳承新先經坐船至坦登岸在

嗣穩曾世盈區亞通傳承新先經坐船至坦登岍在

田工作陳超遵上前理論曾起雲不依斥罵梁容興
等在旁幫護致相爭毆陳超遵點放竹銃烘傷曾起
雲倒地並烘傷梁容興陳崇達用田刀將梁容興劃
傷殷枝遠亦用田刀劃傷鄧占安倒地曾起雲鄧占
安起身與梁容興等均各畏兇跑走陳超遵喝令追
毆陳崇達陳崇安殷枝遠蕭殷沛高靜遠胡節之與
陳超遵在前追趕陳和軒等在後喊嚷曾起雲等跑
至河邊將被追及因原駕船隻飄至河中當各落河
鳧水欲逃值潮漲水急曾起雲等鳧至船邊將船扳

翻沉溺曾起雲等十三人俱被淹斃命該撫將陳超遵依主使人毆打致死以主使為首毆死三命而非一家者絞例擬絞立決聲明在監病故胡叔明等分別擬以遣流等因咨部本部查主使毆打致死之案必主使者實有可畏之威而下手者又實有不得不從之勢方可將主使之犯依律擬抵下手之犯減等擬流若情節稍有未符即不得概行牽引至案関多命尤當詳細研鞫務使一命一抵豈容輕聽狡飾之供率援主使之律將下手之犯僅擬滿流致滋輕縱

令陳起遵與陳崇達等聽從胡叔明糾往追毆溺斃
曾起雲等十三命本部詳核案情陳崇達等均係聽
糾尋毆之人一經目擊曾起雲等之相率跑走因而
直前追逐自屬勢所必然原無待乎陳起遵之喝令
況喝令只係空言並無不得不從之勢即使屬實亦
與威力主使之律不符案関彼造十三命自應究明
何人追逐致溺按律分別擬抵方足以昭平允乃該
撫輒援主使之律歸重罪於已死之犯將下手者概
予減流致令多命之案竟無一人實抵殊非慎重人

命之意至前署香山縣於胡叔明將鄰縣稅田混指
官荒並不查勘輒行批准試墾致釀成十三命重案
亦未便置之不議罪名既未允協辦理亦多疎漏本
部碍難核覆應令該撫悉心詳鞫務得確情按律妥
擬具題到日再行核議可也

謹

奏為遵

旨定擬具奏事內閣抄出道光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奉

上諭前據孟魁奏查閱関門有大車一輛男女六名口稱

係嵩惠落後僕婦車輛傳問原解官供稱全煜至関外

見有家眷車一輛次早先後起程難保非全煜眷屬詭

計朦混出関當經降旨交寶興親提全煜嚴切根究據

實具奏茲據奏提訊全煜供稱將契買使女二人隨帶

服侍因與嵩惠係屬至親隨寫家人二名婦女四名口
名单交伊留在山海関以便出関等語全煜係怙惡不
悛發往黑龍江交該將軍嚴加管束之犯乃敢私帶婦
女朦混出関實屬胆大妄為著交宗人府刑部將全煜
罪名定擬具奏欽此臣等卷查宗室全煜先經犯案擬
流不知悛改復於庫丁戴雲峯呑帑舞弊案内以不
干己事串通芮九出名呈控詐贓至六千兩之多芮
九翻控送部後慮恐究出實情主使御史宗室容和
妄行叅劾並將奉

妥行忝劾並將奉

旨押令交出之家人王升于幅教供藏匿審依宗室訐告
之案無論詐贓多寡已未入手但經商謀揑控不分
首從實發吉林例上從重發往黑龍江到配重責四
十板奉
旨允准在案全煜於未經起觧以前疊向宗人府呈請攜
帶眷屬均經斥駁因與
盛京戶部侍郎嵩惠素識於其在京起程時寫給家人
男婦六名口畫押名単一紙託嵩惠告知閑門稱係
落後僕人名単到時照単驗放全煜隨將契買婢女

福建司

全煜

二人攜帶服侍行抵山海関揑稱係嵩惠落後僕婦
車輛朦混出関經山海関副都統孟魁

盛京將軍寶興先後具奏奉

旨交臣等會同定擬等因　查例載民人無票私出口外
杖一百流二千里又律載一家人共犯止坐尊長又
例載發遣人犯於經過處所生事不法者如係平常
發遣人犯俱照徒流人又犯罪律分別治罪又律載
重犯流者三流並決杖一百於配所拘役四年各等
語查宗室全煜先在宗人府呈請攜帶眷屬駁斥後

語查宗室全煜先在宗人府呈請攜帶眷屬駁斥後

復敢私帶婦女朦混出関按一家共犯罪之例應坐
全煜以民人無票私出口外擬流之罪該宗室係平
常發遣人犯復犯流罪應照徒流人又犯罪律於配
所決杖一百拘役四年係宗室查宗人府則例內並
未載有拘役四年作何折圈之條應於徒三年折圈
一年例上酌加圈禁日期四個月加責二十五板不
准折圈禁日期其決杖一百罪名照数折責惟以怙
惡不悛交該將軍嚴加管束之犯輒敢生事不法誠
如

福建司　　全煜

聖諭
實屬胆大妄為未便僅予折圈致滋輕縱宗室全煜
應交黑龍江將軍重責四十板永遠鎖禁仍行文該
將軍及沿途地方官將全煜私帶之家人婦女等勒
令同旂交宗人府分別辦理所有臣等會同定擬緣
由理合恭摺具
奏請
旨

陝西司

查例載本夫之父捉姦殺死姦夫其應擬罪名悉與本夫同科又本夫姦所獲姦非登時而殺並依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杖一百徒三年又義子過房在十五歲以下恩養年久於義父母有犯即同子孫取問如律義子之婦亦照本例科斷又名例律載稱養母與親母同又道光四年禮部纂輯通禮將養子為養父母改為持服一年嗣於本年十月間准山東巡撫咨稱養母一項既減持齊衰期服設有

陝西司　　請示

干犯未便與嫡繼慈母並論亦應另立專條咨部示
覆經本部以養母一項恩義與親母不甚懸殊遇有
干犯自應依律仍與親母一例科斷未便以服制改
而從輕遽將干犯罪名亦予末減等因通行各省遵
照在案此案麻順因無子嗣抱養李燕明幼子財兒
為義子改從麻姓撫養成立與之娶妻吳氏嗣該犯
撞遇李學彥與吳氏姦宿當經揪獲被掙脱逃於次
日撞遇將李學彥毆傷身死該前撫以律例並無義
父姦所獲姦非登時殺死義媳姦夫作何治罪明文

咨請部示等因查例内義子恩養年久配有室家有
犯應同子孫取問如律是義父名分原與親父並重
至恩養年久配有室家之義父捉姦殺死義子婦之
姦夫雖例無作何治罪明文然以義子有犯同子孫
取問之例推之自應即以本夫之父捉姦殺死姦婦
例一體問擬若謂抱養之子現經禮部定為持服一
年應否照本夫有服親屬捉姦例定斷不知義子之
於義父一切干犯不能因服制較輕遽以干犯期服
尊長論則義父因捉姦殺死義子婦之姦夫亦不能

陝西司　　　　　　　　　　　　　請示

因服制較輕遽以本夫有服親屬捉姦論即可隅反所有該省麻順一案應令該撫作速審擬咨部到日再議可也

雲南司

查律載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免罪其損傷於人不在自首之律又例載聞拏投首之犯除律不准首外其餘一切罪犯俱於本罪上減一等科斷又聚眾共毆原無必殺之心致死一家二命者將率先聚眾之人不問共毆與否擬絞立決各等語此案涂老大因同母異父之妹涂氏嫁與郭登鰲族孫郭明德為妻郭明德出外村鄰劉么哥至其家與郭涂氏交談適郭登鰲路過瞥見疑有姦私向郭明德告知幫拏劉么

哥至家問明實無姦情禁止往來息事郭涂氏往向
涂老大哭訴涂老大以郭登鰲平空疑姦壞人名節
起意糾同楊么大雷小五等理論毆打同至郭明德
門首適郭登鰲同子郭汶勲走至涂老大向斥致相
爭鬧郭登鰲拔刀撲戳涂老大奪刀回戳其左肩甲
等處郭登鰲揪毆被楊么大等將其戳傷倒地時郭
汶勲用刀將涂老大砍傷被雷小五等毆戳右腿後
等處跌地郭登鰲郭汶勲先後殞命涂老大聞拏投
首經該撫訊明郭登鰲郭汶勲致死之傷實係在逃

之楊么大雷小五所戳將凃老大依聚衆共毆致死
一家二命不問共毆與否例擬絞立決聲明係聞拏
投首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仍監候待質俟緝獲
楊么大等質訊明確再行照例辦理等因具題臣等
查損傷於人不准自首律内已有明文今凃老大起
意糾毆致郭登鰲與子郭汶勲被毆畢命實屬損傷
於人雖據聞拏投首按律原不在自首之列乃該撫
將凃老大依聚衆共毆致死一家二命例擬以絞決
復援聞拏投首之例減等擬流聲明監候待質核與

雲南司　凃老大

定例不符罪関生死出入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
另行按律妥擬速題到日再議

督捕司

准戶部咨稱先准熱河咨稱准刑部咨单內開據凉州府副都統以銷檔之旗人若如投回之日與其妻如何安置咨請部示等因查旂人既經銷檔其妻未便仍以旂人論自應一併銷除以昭平允若子與女應否銷除總視其原犯案由如僅止銷除本身戶籍者其未經銷檔以前生子女仍以旂人論如原犯連子孫一併銷除旂檔者其子女一概歸入民籍等因查熱河自乾隆年間起至道光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奏准章程之日止逃走逾限未回兵丁閒散內有百餘名除報部銷檔外惟查該逃人有逾數年以及一二十年不回者并有餘三四十年未回者已難定其存亡至其妻等於伊夫逃走之後或因事奉翁姑或賴撫育子女并有親族子女全無之婦沒可倚靠堅志苦守清貞不肯再醮僅賴孤獨錢粮聊以全生者尚有年邁不能針指傭趁自食者飢寒凍餒亦復不免今若於伊夫未回以前裁其養贍歸入民籍勢必無所歸依難免餓殍伏查此等婦人雖因其夫逃走

無所歸依難免餓殍伏查此等婦人雖因其夫逃走

罪應銷除旂檔然其事奉翁姑之孝撫育子女之勞
若守清貧不肯再醮之貞均屬可憫可否暫留旂籍
緩俟該夫等投回拏獲之日再連伊子一併銷除旂
檔咨請戶部示覆遵辦並咨明兵刑二部查核等因
今准俸餉處傳付內稱先經內閣抄出八旂都統會
奏旂人逃走者初次或實由病迷仍准投回挑差如
逾限一月後無論投回拏獲及二次逃走者均即行
銷檔及道光五年十二月初三日准刑部酌議內開
旂人既經銷檔其妻未便仍以旂人論自應一併銷

督捕司　請示

檔以昭平允等因在案所有八旗都統造報逃走兵丁閒散人等之妻共八十五名口查各該婦之夫逃走日期係在刑部未定章程以前自未便將伊等銷除旗檔今本部酌議銷除旗檔人等之妻在刑部未定章程以前者其應得養贍錢粮以及病故後白事賞銀仍照旗人之例一体給與若定案在刑部未定章程以後者既未便仍以旗人論其養贍錢粮不准添支病故後白事賞銀則視其子孫分例給與若無子孫不得援引請賞等因前來查八旗逃走兵丁閒

子孫不得援引請賞等因前來查八旗逃走兵丁閑

散人等之妻現食養贍錢粮及病故後請支白事賞銀各案既經俸餉處傳付酌議銷除旗檔人等之妻在刑部未定章程以前者其應得養贍錢粮以及病故後白事賞銀仍照旗人之例一体給與若定案在刑部未定章程以後者既未便仍以旗人論其養贍錢粮不准添支病故後白事賞銀則視其子孫分例給與若無子孫不得援引請賞等因所有熱河逃走逾限未回兵丁閑散人等之妻現食養贍錢粮自應畫一辦理相應遵照本部酌定章程即將該處逃走

督捕司　請示

兵丁閒散人等之妻原食養贍錢粮在道光五年十
二月初三日刑部未定章程以前者仍應准其支食
惟查此項逃兵人等之妻現食養贍錢若干案未據
聲明應併咨該都統即行查明以備查核并知照刑
部等因前來查八旂逃走兵丁閒散人等之妻現食
養贍錢粮病故後支領白事賞銀既經戶部酌定章
程自可查照辦理惟此項逃人之妻非獨熱河一處
戶部既未通行將來各駐防無所遵循仍不免紛紛
請示徒煩案牘應仍通行各駐防將軍都統查照辦

請
示徒煩案牘應仍通行各駐防將軍都統查照辦

理至各省駐防有在道光五年十二月初三日本部
未定章程以前各逃人之妻業經銷檔者應令該將
軍都統查照此次議定章程分別更正辦理可也

督捕司

請
示